

法國社會對查理六世瘋狂病的 反應及其引發的政治危機

陳秀鳳*

十四世紀末，法王查理六世突然出現心智失常的病症，進而引發全國性的政治危機。對於這個悲劇，甚感憂心的法國人民提出許多臆測的言論。針對查理六世瘋狂病因的猜測與治療方式，引發法國民眾不同的反應，法國社會出現民眾與菁英階層兩種不同的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查理六世疾病加劇，民眾與菁英這兩種觀點的差異性也逐漸擴大。再者，查理六世瘋狂病期間，國王無法親自視政，也間接引起法國的政治危機，患有瘋狂病的查理六世能否行使王權？這問題既涉及中古晚期關於君主政治功能的討論，也導出「無能君主」理論的建構。

關鍵詞：法王查理六世、瘋狂病、巫術、無能君主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在十四世紀晚期黑死病肆虐、「教會大分裂」(Le Grand Schisme, 1378-1417)及英法百年戰爭的詭譎時代氛圍中，法蘭西王國仍然屹立不搖。法王查理六世親政以來，除了支持亞威農教廷，更在當時國際外交關係上扮演積極的角色。法國人民心中的查理六世，雖然有著諸如不忠於婚姻的緋聞、以國王的尊貴身分參加比武競技，乃至於服飾穿著不符合國王身分等負面形象；但基本上人民認為他是一位年輕、英武挺拔、善於騎馬與各種軍事操練、為人和善親切、樂於聆聽臣民聲音、慷慨且不覬覦教會與他人財貨，故仍是一位深受人民喜愛的君主。¹這位具有自由、寬大、勇敢特質的君主，卻在親政後的第五年間突然發瘋。當時法國社會究竟對查理六世瘋狂病作何反應？以及一位發瘋的君主對法國政治產生何種影響？是為本文希望釐清的主要議題。

本文議題的展開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討論法國社會對查理六世瘋狂病的反應，從「民眾」與「菁英階層」看法的敘述著手，再進行綜合分析。「菁英階層」看法包含醫界、法學家、神學家與編年史家等智識份子的觀點；相較於「菁英階層觀點」有比較明確的對象，「民眾看法」這個概念比較模糊，²其涵蓋對象為非智識份子，包括

¹ Mgr. Louis François Bellaguet,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III, pp. 565-567. (以下均省略為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² Peter Burke 曾論及「大眾文化」難以定義，這是一個很難捕捉的對象。同樣地，「大眾看法」這種概念也是很含糊的，尤其是十四世紀末到十五世紀初期的民眾看法，就有很大的討論空間。然而這個問題暫不在本文中討論。本文中所稱的「民眾看法」是相對於「菁英階層看法」而言。正如雷德菲爾德(Redfield)所提出的「剩餘」(Residual)概念，將「民眾看法」定義為非學者的、非文人的與非菁英的觀點。參見 Peter Burke, *Popular*

不同性別、不同階層(甚至是法國王廷親貴與官員)、不同職業的一般民眾如何談論查理六世的瘋狂病。本文第二部分議題，則與討論查理六世瘋狂病所引發的政治危機，及其所導出的相關政治理論。

以史料的蒐集、比對與分析為基礎，筆者將試圖區分民眾看法與菁英階層看法，並著重討論當時輿論與思想、信仰和社會現實之間的交互關係。本文使用查理六世朝犯罪紀錄檔案、十四至十五世紀編年史，以及當時代的私人著作與詩文、書信等史料，再參酌其他二手研究。³無可諱言地，這些史料在引用上有侷限性。所使用的十四至十五世紀的文獻，不論它是否以一般社會大眾為訴求對象，不論它的記載有多麼忠於事實，這些史料都出自菁英階層之手。即使涉及民眾看法，也可能只是透過菁英階層的觀察所呈現的民眾看法；甚至，與其說是民眾看法，毋寧視為他者(菁英)觀點下的民眾看法更為貼切。雖然這個困難點不易突破，但至少這些參與見證民眾看法的菁英階層也非局外人，更由於他們對於民眾看法的紀錄與駁斥，得以窺見十四世紀末法國社會中民眾與菁英對於瘋狂病的想像。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p. 23-87。

³ 奧古斯特·布拉薛(Auguste Brachet)從精神病理學觀點討論查理六世的疾病，1903年他出版《法蘭西國王精神病理學》一書，建構出查理六世瘋狂病來自家族的遺傳。弗朗索瓦茲·歐特朗(Francoise Autrand)在1986年出版《查理六世，國王的瘋狂病》一書，敘述查理六世的生命和一個偉大的法蘭西王國。Francoise Autrand, *Charles VI, La folie roi*。貝爾納·琴內(Bernard Guenée)的《查理六世的瘋狂病》從當時的社會基礎與文化觀點，來探討罹患瘋狂病的查理六世如何成為人民心中「摯愛的國王」(le roi bien-Aimé)。Bernard Guenée, *La folie de Charles VI*。關於「無能君主」議題的討論，也不能錯過愛德華·彼得(Edward Peters)的論點。Edward Peters, *Shadow King: Rex Inutilis in Medieval Law and Literature, 751-1327*。以上這些徵引的史料與著作對於本文多所啟發。

二、法國社會對於查理六世瘋狂病的反應

在進入議題之前，本節首先勾勒法王查理六世早年的政治圖像，及其首次發病情形。

1380年繼承法蘭西王位的查理六世未滿十三足歲，在他父親查理五世的遺囑安排下，國王的叔父安茹公爵路易以「攝政」名義代理政權，一同輔政者有波旁公爵路易、布根地公爵勇敢腓力(Philippe le Hardi, 1342-1404)、培里公爵約翰。各親王之間權力消長，高傲且充滿野心的安茹公爵希望單獨領有攝政權，而身分最尊貴的布根地公爵(「法蘭西貴族團」的首席貴族)也不甘區居人下，此情形造成這兩位親兄弟公爵之間嚴重的敵意。

1385年7月，巴伐利亞公主伊莎坡(Isabeau de Bavière)成為查理六世的王后，尚未親政的查理六世獲得日耳曼家族的支持，在外交方面也牽制英格蘭與日耳曼的結盟關係。查理六世積極地要親掌政事，1388年11月3日在漢斯召開的皇家大會，由年滿二十歲的查理六世親自主持。⁴會議一開始，由隆區樞機主教皮耶(Pierre de Montagu)發表開幕詞，他首先讚揚查理六世具有高貴的出生、正當性的王位繼承權，以及具備國王威儀與美德，與會眾人皆點頭認同。緊接著他向大家詢問國王是否已達親政年紀？漢斯大主教、攝政王叔與其他人員沒有別的答覆，只能稱是。⁵查理六世對此答覆表示同意，他致詞感謝四位攝政

⁴ Jean Juvénal des Ursins, *Histoire de Charles VI, roi de France*, p. 76: 「國王在萬聖節抵達漢斯，駐蹕漢斯大主教宮。節日過後，他在此宮中召集皇家大會，與會人員有攝政王叔們、國王的堂姪親屬、法官與教會人士、隆區樞機主教、漢斯大主教暨其他人員」。

⁵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IX, pp. 557-559.

王叔如父般的關懷、無私的奉獻，並期望他們今後也提供寶貴的意見與援助。⁶會議後查理六世宣布正式親政。返回巴黎親政後，他廢除一些不合理的稅捐，而先前諸位親王此時逐漸失去對中央政權的掌控。布根地公爵退回其領地，安茹公爵早已前往南義大利競逐那不勒斯王位，英、法間關係和睦，此時的法蘭西正享受著一段和平時期。

1392年布列塔尼發生亂事，⁷查理六世決定親征，隨軍者有王叔與王弟奧爾良公爵路易。7月24日軍隊抵達芒城(Mans)，為了等待布根地公爵前來會合，軍隊停留在芒城，8月5日就發生查理六世突然瘋狂的事件。

根據華沙爾與聖丹尼修士的記載，1392年8月5日，查理六世領軍騎馬進入芒城近郊的森林，突然之間出現一位形貌醜陋的瘋子攔住他的馬說，「國王不要往前，趕快撤退，您遭到背叛了」。國王身邊的武士驅趕攔住國王的人，國王將他當作瘋子，對於他所說的話也就不以為意。軍隊繼續前進，在炎炎烈日照耀的中午時分，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有一個噪聲喚醒馬背上昏沉的國王，他勒住馬繮突然狂怒大叫，抽出劍來刺向身邊的騎士。國王覺得被出賣、被敵人包圍，揮劍亂砍企圖要靠近他的人，一個接一個地追逐他們，他更揮劍衝向王弟奧爾良公爵，路易受到極大驚嚇。布根地公爵見狀高喊：「快逃開，親愛的姪兒，我的主君要殺你」。經過一段時間後，國王的劍砍

⁶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I, p. 561。

⁷ 布列塔尼貴族皮耶克隆(Pierre de Craon)侵吞王室財物被舉發，導致名聲敗壞，因此他對於法蘭西王室總管歐利維葉(Olivier de clisson)心懷怨恨。1392年7月13日，王室總管歐利維葉從王廷晚宴返家途中，遭到皮耶克隆及其同黨殺害，事發之後皮耶克隆潛逃並尋求布列塔尼公爵約翰蒙德佛(Jean de Montford)的庇護。法王查理六世要求公爵約翰蒙德佛交出皮耶克隆，否則將以「侵犯王權罪」懲罰他。公爵約翰蒙德佛猶豫未定，查理六世乃決定親征。

斷，一位諾曼地騎士在國王背後抱住他，王弟與三位王叔圍了過來，此時國王已經失去意識，最後被馬車送回巴黎療養。⁸直到十月初，國王才恢復正常活動。

從 1392 年 8 月 5 日法王查理六世首次發病，到 1422 年去世，這 30 年當中他多次反覆病發與復原。查理六世於 1393 年 7 月 1 日第二度發病，直到 1394 年 1 月恢復健康。1395 年 11 月底再度發病，持續到 1399 年 2 月恢復健康；1399 年間，查理六世瘋狂病反覆發作六次。事實上，1395 年後查理六世每一年都反覆發病，直到 1408 年 3 月 9 日僅僅幾小時的復原，到了這個階段，王室對於如何治癒國王已經無能為力。1408 年 3 月 10 日中午查理六世病發，直到 1409 年 12 月 1 日短期恢復神智，接著 1410 年 3 月瘋狂病再度發作，到 1410 年 7 月有一段暫時復原期，不過很快地又陷入瘋狂狀態。1410 到 1411 年冬天他又短暫復原，但 1411 年之後關於國王瘋狂病的記載已經非常少，國王的疾病似乎對於法蘭西政局的影響已經不重要，當時還曾出現「瘋子、無能國王」的言論。⁹唯獨聖丹尼修士提到 1413 年 5 月 18 日國王健康短暫恢復期，他前往巴黎聖母院朝聖祈禱，來表達對神的虔誠，¹⁰在此之後查理六世的病情完全不見記載（華沙爾從 1395 年之後就不記載查理六世病情）。值得深思之處，從 1408 到 1422 年的史料幾乎都提到國王從事每一件涉及內政、軍事、外交甚至司法方面的行動，究其實都是王廷顧問團以查理六世的名義來治理王國。這個部分牽涉到「無能君主」王權行使的問題，本文將在下面章節討論。

查理六世首次爆發瘋狂病後，法國社會對於國王突然發瘋的反應

⁸ Froissart, *Chroniques de Froissart, Oeuvres de Froissart*, XV, pp. 37-42.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III, p. 25.

⁹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XXII, p. 453.

¹⁰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XXIV, p. 39.

為何？在最初階段，王叔與王室成員試圖隱藏國王發病一事。當下他們立即取消芒城的軍事行動，並且要求兵士必須安靜回到駐地不可驚擾地方人民。幾天後，王廷向法國所有城市派出信差，宣告遠征行動取消，卻未說明原因。王室曾試圖拖延國王生病消息的公布，儘管這一切的努力，人們還是得知國王在芒城近郊所發生的事，聽到這消息的人都哭了，¹¹人們交相說著法蘭西發生可怕與悲慘的禍事了。

國王反覆發病期間，法蘭西王廷並未對人民公布國王的健康情況，唯有病患周圍人員從醫藥治療或日常飲食照料的觀察才能瞭解部分情形。更何況御醫與巴黎大學醫學教授都未能真正掌握國王的病因，也無法真正對症下藥來治癒國王。針對查理六世疾病的說法千頭萬緒、眾說紛紜。然而，從這些觀察所傳出去的消息，更混雜著個人的不安、恐懼、疑惑與哀傷等情緒，牽強附會、誇大不實、以訛傳訛的謠言，不僅傳遍各市鎮、鄉村、甚至整個王國與王國以外的地區。

查理六世初次爆發瘋狂病時，許多關於國王病因的臆測紛紛出現。當時人們開始猜測國王疾病的原因，有些人採取醫生的意見，認為國王突然發病的原因來自黑膽液分泌過多與天氣酷熱，再加上軍隊行軍遲緩而爆發憤怒才導致疾病發作。¹²在反覆發作期間，國王不認識其家眷也忘了自己是誰，他「如同被千穗鐵戟所刺般地大喊大叫，撕裂繡有百合花徽的昂貴掛毯，以鄙俗的方式跳舞；並聲稱自己的名字叫作喬治，他的武器是獅子交叉的劍」。¹³人們無法想像一位身份尊貴、強大且虔誠的法蘭西國王會突然失去理性，有些人認為這是神所降下的災禍，以懲罰祂所愛的人。究竟甚麼原因使得神在法國降下災難？禍事會不會再次發生？

¹¹ *Chroniques de Froissart*, XV, pp. 46-47, 50.

¹²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III, p. 25.

¹³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IV, pp. 87-89.

關於這些問題，華沙爾隱約透露出當時部分人士(也包含教會與神學家)認為這是 1378 年法王查理五世支持亞威農，使教會出現「大分裂」局面的神之懲罰。此外，支持羅馬教宗的英格蘭、日耳曼、義大利等地區人士也持這種看法。因為這件事，1395 年法蘭西王廷中的「法國教會主義者」提議國王撤回承認亞威農教宗本篤十三(Antipope Benedict XIII, 1394-1423)，造成亞威農教廷與法國的關係趨於緊張。

為了取悅神以醫治國王，法國社會禁止褻瀆神的言詞行為、禁娼與禁賭。在巴黎城的地獄之門(Porte d'Enfer，據稱此名來自一個魔鬼化身的美麗女子，現為聖米歇爾門)也進行驅魔的宗教儀式。在巴黎、盧昂與其他市鎮，為了替國王祈福，人們進行大規模的宗教遊行、虔誠朝聖與宗教戲劇表演等活動。¹⁴聖米歇爾山修院(Mont Saint-Michel)成為當時最熱門的朝聖地點，王后伊沙坡為了榮耀大天使聖米歇爾，更將她當時出生的公主命名為米雪兒(Michelle de France, 1393-1422)，這個名字直到當時都從未出現在皇家中。在巴黎，人們一整天赤腳、手持火把、攜帶聖人遺骸，從聖熱訥維耶芙修院(Sainte Geneviève)遊行到聖丹尼修院，以及從布洛涅聖母院(Notre-Dame de Boulogne)遊行到文森(Vincennes)。在城內最主要教堂前的空地上，演出精彩的救贖神蹟劇，許多城市與鄉村人民都願意停下工作來參加這些表演，這種演出使他們感到更接近神與聖人。此外，《1394 年 9 月 17 日猶太人驅逐令》命令所有猶太人離開法國，¹⁵以舒緩民眾的焦慮。¹⁶所有這些宗教遊行與朝聖活動在法國

¹⁴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X, pp.407-409.

¹⁵ Mgr. Denis François Secousse, *Ordonnances des roys de France de la troisième race*, t.VII 1382-1394, pp. 674-677.

¹⁶ 十四世紀期間西歐社會出現許多危機，1348 年的瘟疫大流行造成無數西歐人民死亡。猶太人成為眾矢之的，被認為在井中下毒、勾結癩瘋病人來傳播瘟疫。這些因素與後來查理六世突然發瘋的事件，促成 1394 年底大規模驅逐猶太人的行動。Glibert Dahan, *L'expulsion des Juifs (1394)*.

各地不斷地興起，驅逐猶太人作為一個淨化儀式，使法國成為沒有猶太人、異教徒的神聖土地，以平息神的憤怒。

法王查理六世瘋狂病是否與毒藥有關？1392年查理六世首次發病到1393年再度發病，關於國王被下毒的謠言已經傳遍法蘭西王國。法國民眾會有這種傳言並非無跡可循，從十四世紀初期以來，有關毒藥方面的文獻愈來愈普遍，如：1306年亞威農教廷幾位司鐸與修士在院長的指使下，試圖毒害主教；¹⁷神聖羅馬皇帝亨利七世在1313年去世於西恩納，不久後他被毒殺的謠言很快地傳布開來，¹⁸即便這純粹只是謠傳，在一個世紀之後仍繼續如此流傳。「1317年4月22日杰勞德事件」，卡奧爾主教雨果·杰勞德(Hugues Geraud, évêque de Cahors)被指控試圖對教宗約翰二十二與教宗親屬下毒、施以巫術。根據教會法的審訊，卡奧爾主教以巫術之名被判終身監禁，然而根據世俗法規的刑責他最後被判死刑，在1317年以火刑處死。¹⁹而他所使用的含有毒礦物質、重金屬水銀、砷雄黃，以及含有蜥蜴、蟾蜍、蜘蛛、老鼠、狗的尾巴、豬膽、絞刑者的腿、指甲與頭髮等所煉製成的毒藥成分，也被記載下來。²⁰

不僅在國際間有關毒藥的傳聞甚囂塵上，在法國內部關於毒藥的謠言更引起民眾的恐慌，曾在1392年之前出現於各地。毒藥的使用

¹⁷ Franck Collard, "In clastro venenum. 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usage du poison dans les communautés religieuses médiévales," p. 14.

¹⁸ Franck Collard, "L'empereur et le poison: de la rumeur au mythe. Les enjeux historiographiques, politiques et idéologiques du prétendu empoisonnement d'Henri VII en 1313," pp. 113-131.

¹⁹ Edmond Albe, *Autour de Jean XXII: Hugues Géraud, évêque de Cahors, l'affaire des poisons et des envoûtements*, pp. 163-164.

²⁰ Edmond Albe, *Autour de Jean XXII: Hugues Géraud, évêque de Cahors, l'affaire des poisons et des envoûtements*, pp. 59-60.

被視為司法層面的犯罪，也等同於道德墮落的詛咒巫術。1321年亞奎丹地區盛傳井水被下毒，更誇張到整個法國的井水將被下毒，當時人們都認為這是癡瘋病人與猶太人的陰謀。²¹法國南部喀喀森(Carcassonne)有兩位貧窮牧羊人，在1335年被指控召喚魔鬼取得毒藥，並企圖在水井下毒；²²在1385年，納瓦爾王查理也因為試圖毒害培里公爵與布根地公爵而遭到懷疑。²³即使在法蘭西王廷中也出現毒藥的傳聞。隆區樞機主教皮耶在大會結束、國王離開漢斯之後，突然染患重疾。不過數日之間，他的病情就急遽惡化而病逝。當時眾人認為隆區樞機主教是遭到前攝政王叔的忌恨而被毒死，人們將所有的憤怒都加在王室親貴身上。²⁴

1390年7月，巴黎近郊沙特爾地區也出現泉水與井水被放毒的傳聞，民眾更進一步謠傳王國各地也將出現毒害。當時民眾將這種惡行歸罪於幾個沿戶乞食的可憐者，說他們在隨身攜帶的布片與小盒子中裝有粉狀毒藥，並且不斷尋求機會，企圖在所有飲用水中下毒。民眾在幾個可以遇到這些乞討者的地方等候，將他們逮捕與監禁。在刑訊逼供之下，他們承認毒藥是用絞刑者的指甲、髮膚，混合著蟾蜍、不潔動物之血與其他污穢之物所製成的。²⁵至於一些被釋放的無辜者宣稱，他們完全不認識調製毒藥者為何人，僅知道調製毒藥者都穿著白衣黑袍，類似於修士的裝束。民眾懷疑這是傳道者修會或亞各賓修會的弟兄調製這些毒藥。

21 Jacques Fournier, *The Inquisition Record of Jacques Fournier, Bishop of Pamiers 1318-1325*, t. II, pp. 135-144; *Registre criminel du châlet*, t. I, pp. 311-322, 409-480.

22 Guenée, *Un meurtre et une société*, p. 93.

23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VI, pp. 355-357.

24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II, p. 563.

25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XXII, pp. 683-685.

此外，1390年約翰波席耶(Jean Le Porchier)的審判案更轟動一時。約翰波席耶出生於諾曼地的埃特雷帕尼(Etrépagny)，他原先的工作是運送貨物的車夫，經常行走於法國北區與巴黎附近的來往大道上。幾年之後他開始扮成隱士，在這些交通往來的道路上從事乞討、盜竊甚至殺人劫財之事。在一次前往布洛涅聖母院(Notre-Dame de Boulogne)的朝聖途中，他遇見一位深諳毒藥草的隱士與另一位騎士，這三人結為同伴前往巴黎，企圖毒害查理六世與王弟路易。當他們抵達巴黎，在酒酣之餘，約翰波席耶無意中說出這個秘密而遭到逮捕，並在他隨身的一個小盒子中發現許多藥草，根據醫生判斷，都是些有毒性的藥草。經過一段時間的審訊，巴黎夏特萊法官判決約翰波席耶的罪名是「小偷、殺人犯、叛國者」，在1390年7月26日判處「監禁與絞刑」。²⁶

企圖毒害國王、甘冒大不諱叛國罪名的「約翰波席耶事件」，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無獨有偶，毒藥與巫術的使用在當時極為普遍而頻繁，幾乎涉及所有的性別與各階層的人士，不論是貴族或民眾都極度惶恐。在王廷中，不僅大多數的人士傾向陰謀論，更充斥著國王被下毒與巫術的流言。

華沙爾根據耳聞，記錄了當時法蘭西王廷與民眾的看法。人們謠傳，為了要摧毀法蘭西王國，當天早晨國王離開芒城後，就已經被下毒與施巫術。眾多的謠言四起，奧爾良公爵與王叔們多次討論此事：

在許多地方的人們私下議論那些負責照顧國王飲食起居的人員，人們談論著，有人對他下毒與施巫術，人們知道這事如何去執行，就是經由醫生之手。

為了這個緣故，醫生們被召集前來問話，並且受到嚴密監視。²⁷布根

²⁶ Henri Duplès-Agier, *Registre criminel du Châtelet de Paris du 6 septembre 1389 au 18 mai 1392*, t. I, pp. 310-322.

²⁷ *Chroniques de Froissart*, XV, pp. 43-44.

地公爵與王室成員為了進一步釐清事端，他們詢問醫生，當天早晨國王用早膳之際，醫生是否服侍在側？醫生回答：「以神之名，是的」。國王早膳吃了什麼或喝了什麼？醫生回答說：「當然，非常少量幾乎沒有進食，他一直在思考」。那麼，最後是誰向國王敬酒？總管回答，是赫萊昂騎士，他因此也被召喚前來。總管又說，現在仍有當時國王所喝的酒，我們可以在您們面前自願地喝下這些酒。當下培里公爵說：「我們在這裡的辯論得不出任何結果，因為國王並非被下毒，也並非受到邪惡勸告的蠱惑，現在並非談論這些事情的時機。」²⁸《法蘭西最初四王編年史》也記載，當時國王舉起劍來砍傷周遭多位人員，他似乎是被下毒、被巫術詛咒或是被魔法牽引著。²⁹

非但民眾相信國王心智失常是毒藥所致，王族與廷臣也曾懷疑國王突然發病的原因是否亦然；即使培里公爵下結論予以否定，國王遭受毒藥之害的傳聞仍舊被傳揚開來。毒藥能傷人、致人於死，但似乎也能活人性命，如西方民俗療法也提到以毒攻毒。即使如此，世人對於毒藥的恐懼仍是不爭之事實。現代醫學的發展，對於人類死因可以經由解剖、遺傳基因比對、化學物質鑑定與毒素反應測試，可以科學地確定是否使用毒藥犯罪。然而，六個世紀之前的西歐社會未有如此進步的醫學，在犯罪與定罪的思維形態上，古今也有極大差異。關於毒藥的罪行，不論是真實事例或僅是討論的議題，在中古晚期都極易形成謠言被四處傳播，尤其十四世紀被中世紀史的學者稱為「毒藥的世紀」。³⁰探究其實，毒藥的傳聞有許多是出自集體的想像力或某些

²⁸ *Chroniques de Froissart*, XV, pp. 44-45.

²⁹ *Chronique des quatre premiers Valois*, p. 324: "ou il fut empoisonnéz ou ensorceléz ou entaraudéz, comme l'on tenoit."

³⁰ Michael Rogers Mc Vaugh, *Medicine before the Plague: Practitioners and their Patients in the Crown of Aragon (1285-1345)*, p. 158. 十四世紀時，西歐地區

人士的幻想。普遍來說，下毒的謠言之所以散布，可能僅是出於懷疑或不信任，人們有選擇性的懷疑異教信仰者、陌生人、外來者、肢體殘障者或形貌醜陋者，就可以將一切未知的疾病或死亡歸結於這些可疑人士的陰謀。中古時期的人民對於毒藥具有不可抹滅的恐懼心理，這種情緒從當時民眾的反應中生動地呈現出來。

除了毒藥的傳聞之外，民眾更相信巫術之害。巫術或毒藥都被視為屬於惡魔世界，自從出現人類社會，對於精靈的相信與對神的信仰幾乎是同時存在的。在不同的宗教中也明確界定精靈與人的關係。從初期教會時代開始，巫術與魔法一直存在於民間信仰中，巫術在農村生活具有一席之地(此議題至為廣泛，唯恐離題太遠，故本文在此不作討論)。³¹在聖奧古斯丁時代，人民相信基督教世界充滿著墮落的人們，也就是惡魔，他們受到撒旦的掌控來反抗神。惡魔幫助人們做壞事，魔法師有能力與惡魔交通並且召喚惡魔。

在葡萄牙地區，563年首次布拉加倫宗教會議所公布的第八條教諭，主要在譴責與定罪「魔法、巫術具有操縱自然力量」的信仰。³²八世紀期間世俗的法律對於民間使用巫術與魔法的懲罰僅處以罰金，九

使用毒藥時有所聞，尤其在伊比利半島的亞拉岡王國為甚。此外，北義大利與那不勒斯王國的毒藥罪行也多見記載，尤其米蘭君主更是惡名昭彰。

³¹ 在《夜間的戰鬥——十六、十七世紀的巫術和農業崇拜》的義大利文版序言中，金斯柏格(Carlo Ginzburg)提到 Margaret Alice Murray, *The Witch-Cult in Western Europe* 一書。根據 Murray 的說法，巫術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宗教，是一種前基督教的農業崇拜。對於這種說法出現不同的聲音，主要是無法僅透過巫師的供詞來證明巫術源於農業和豐產崇拜。關於此議題的討論，參見 Carlo Ginzburg, *The Night Battles, Witchcraft and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³² *Ier Concile Bracaraens*, Ann. 563; Buchard, *Le Décret de Burchard de Worms*,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Weimar*, Weimar: Böhlau, 1977, X, p. 8.

世紀查理曼時代則加上監禁的刑罰。³³另一方面，教會堅持主張巫術只不過是一種幻覺，教會法規更譴責民間相信魔法巫術的人為異教徒、信仰不虔誠者、褻瀆宗教者，為此，教會規定犯罪者的苦修時間與地點以進行懺悔。民間社會仍相信惡魔之存在與力量，從世俗的觀點而論，民眾對於魔法、巫術的相信僅僅被視為個人道德過失，而非犯了司法領域中的罪責。

十四世紀期間巫術逐漸與異端畫上等號，施行巫術也成為司法領域的嚴重罪行。1307年法王腓力四世為了解散「聖殿騎士團」(L'Ordre du Temple)而委派威廉·諾加雷(Guillaume de Nogaret)調查聖殿騎士的行動，在不實的調查報告中，聖殿騎士成員被指控為施行魔法與巫術的異端，因而遭受火刑。³⁴此外，在法王腓力四世與教宗鮑尼法斯八世的衝突中，為了證明政教衝突中的正當性，1309-1310年，腓力四世要求亞威農教廷針對已故教宗鮑尼法斯八世展開調查，企圖對教宗的名聲指控。審判過程中，當時證人陳述教宗鮑尼法斯八世生前曾說出令人不安的啟示，他不僅經常發表違背基督教基本教理的言論，指證者還共同宣稱鮑尼法斯八世擁有一個可供私人諮詢的惡魔，並經常放縱於魔法的施行。³⁵1310年特里爾主教會議(Synode de Trve)的教諭，它列舉施行魔法巫術的罪責，需判處40天苦修的懲罰，但1326年就出現將施行魔法與巫術者處以火刑的懲罰。亞威農教宗約翰二十二(Pope John XXII, 1249-1334)認定魔法巫術是異端，在教宗任期內，他始終懷疑受到身邊或他人黑魔法與巫術的威脅。1317-1320年，他審訊教廷人員、追捕並審訊巫師與魔法師，由於酷刑，這些人承認所有罪行並被

³³ *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 II, année 806, c. 25.

³⁴ Alain Demurger, *Vie et mort de l'Ordre du Temple*, pp. 244-245.

³⁵ Jean Coste, *Boniface VIII en procès. Articles d'accusation et dépositions des témoins (1303-1311)*, pp. 140-173.

處以火刑。在教宗約翰二十二的影響下，教廷制定許多教規來定罪民間所流行的迷信，尤其在 1326 年的教諭中，明確提到施行魔法的行為，包括製造或藉助圖像、戒指、瓶子、鏡子及其他邪惡物件來召喚惡魔，施行魔法。³⁶從事這種行為者將被判定為異端，落入宗教裁判所管轄範圍。

在法國方面，1315 年 4 月 30 日腓力四世最得力的法官翁格蘭·馬里尼(Enguerrand de Marigny)被絞死，罪名是他的妻子、妹妹製作蠟像謀害國王與王室成員，這成為他施行巫術的叛國罪名。雖然這些是莫須有的罪名，真正原因是關於「聖殿騎士團」的政治與財政因素，但是馬里尼仍被處以絞刑，直到 1317 年其屍體一直被掛在絞刑架上示眾，極為悲慘。³⁷

1393 年 7 月 1 日查理六世再度發病，博學與具有實務經驗的人士找不到如國王病情般怪異的疾病，而當時醫生又都證實國王的身體健康狀況無甚大礙。但何以正值青壯年紀的國王在發病之後神智紊亂，並出現有失君王威儀的舉止？有些人便說道：「這是邪惡之徒的黑巫術所造成的結果」。³⁸根據一些年長者的說法，從來沒有一件不幸的事如同此事一般，引起法國人民如此哀傷。人民持續禱告，祈求能找出企圖危害國王的人，並將對他處以惡意叛國罪的極刑。³⁹1395 年國王反覆發病，在法國也有一些貴族與平民同樣患病。人們堅持說這是中了巫術與魔法的結果，國王也是被巫術所迷惑。似是而非地，米蘭

³⁶ Alain Boureau, *Le pape et les sorciers: Une consultation de Jean XXII sur la magie en 1320 (Manuscrit B. A. V. Borghese 348)*. Sources et Documents d'Histoire du Moyen Âge publiés par l'École française, p. 143.

³⁷ Jean Favier, *Un conseiller de Philippe le Bel: Enguerran de Marigny*, pp. 206-208.

³⁸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IV, pp. 87-89.

³⁹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IV, pp. 93-95.

領主維斯康蒂(Jean-Galéas Visconti)被指控為幕後指使者。據稱，這種說法是因為米蘭領主女兒瓦倫蒂娜(Valentine Visconti, 1368-1408)是國王在神智不清狀態下唯一認得的人。國王每天都必須看到她，不論她在場與否，國王都稱她為「心愛的妹妹」。⁴⁰然而，奧爾良公爵夫人瓦倫蒂娜系出王族，母親伊莎貝爾·法蘭西(Isabelle de France)是法王約翰二世的嫡生女，法王查理六世是她的表親，尤其她與法王查理六世之弟奧爾良公爵路易結婚，更加深這種親屬紐帶關係。除了她的出身高貴之外，她年輕貌美、善於義大利語、法語與日耳曼語，表現出優雅的教養與才智；⁴¹她極為虔誠，尤其喜愛閱讀宗教性書籍，經常往返於朝聖的旅途，不論男女對奧爾良公爵夫人都極為喜愛。這樣的指控對當時的王廷造成困擾，為了避免出現更多失序的狀況，在統帥桑塞爾與其他貴族的建議下，奧爾良公爵命令她遠離國王身邊。不久後瓦倫蒂娜以盛大排場訪視奧爾良公國的領地而離開巴黎。⁴²

1407年又出現一個與奧爾良公爵路易有關的傳聞。人們流傳奧爾良公爵曾經收買兩位王廷貴族，企圖毒害國王；這件事情失敗後，他再度僱用另外兩位貴族，指使他們調製毒藥謀害國王。然而，這個陰謀被國王身邊忠實的僕人發現，並阻止這項計劃，於是他決定自己行動。某日，前法王腓力六世王后布朗希在諾夫勒堡宴請國王晚餐，受邀出席的奧爾良公爵偷偷地將毒藥粉末放入國王的餐盤中。布朗希王后曾被預警此事，她立即請人將國王的餐盤換新，並派人將國王原先的餐盤食物交給神甫以發放給窮人。這位神甫將盤中食物分為多份散發出去。之後神甫並未洗手即取麵包進食，食物入口就感到毒藥發作而去世。不久後王后布朗希也得知，有一隻狗吃過由土掩埋的餐盤菜

⁴⁰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VI, pp. 405-407.

⁴¹ Eustache Deschamps, *Oeuvres complètes*, IV, pp. 269-270.

⁴²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VI, pp. 405-407.

餽後，就突然暴斃之事。⁴³同樣的傳聞也記載於《蒙斯特勒萊編年史》，奧爾良公爵在召喚魔鬼、魔法與巫術失敗後，才開始使用毒藥、毒液與一些有毒的物質。⁴⁴

1392年查理六世瘋狂病爆發，關於巫術、毒藥的傳聞四起，不論是基於幻想或實際的事件，毒藥與巫術已然成為十四世紀的迷思。民眾認為查理六世中了巫術與毒藥，他的疾病並非源於自然原因。1395年更出現王室親屬有以致之的政治陰謀論，此種論調直到1408年都未間斷。民眾普遍相信國王受巫術迷惑，此觀點也頗符合王廷顯貴的疑慮，如果國王真是受到巫術迷惑而喪失神智，這種超自然因素遠超過人類所能掌控的範圍。在不知所措的情況下，王族與廷臣開始轉向巫術。1393-1404年間，王室貴族與廷臣曾多次嘗試以巫術來治療查理六世，所有被召喚前來的巫師，都宣稱他們可以經由消除魔法來治癒國王。

首先，1393年廷臣從奎恩帶來一位名為阿爾諾·威廉(Arnaud Guillaume)的巫師，他自稱有熟練的魔法，並吹噓單靠一個詞句就可以治癒國王。威廉未曾受過高深教育，儘管其臉色欠佳、長相一般、舉止粗鄙，人們卻非常善待他，希望他能夠履行承諾。他隨身攜帶一本書，聲稱這本名為《斯馬戈拉》的書是神所賜予，它對於宇宙間四大元素有絕對的掌控力。他還宣稱，藉由這本書的幫助，他完全瞭解所有星球的力量：假如當中有一個星球的影響力會在一年中造成巨大傷亡，他有能力喚起另一個甚至連占星家都不知曉的星球出現，來中和前一個星球的影響力。威廉多次向王后與王族表示國王已經被黑魔法所迷惑，而這些行邪惡巫術者正竭力阻礙國王得到痊癒。如果碰巧國

⁴³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XVIII, p. 761.

⁴⁴ *Chronique d'Enguerran de Monstrelet, 1400-1444*, Paris: 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1857-1862. t. I, pp. 224, 230.

王的健康狀況稍微好轉，他更肆無忌憚地歸因於神與他的法術。⁴⁵

1397年，奎恩地區兩位聖奧古斯丁教派隱士皮耶·托桑(Pierre Tosant)與蘭斯洛·馬丁(Lancelot Martin)自稱懂得醫學與魔法，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指揮惡魔、掌控自然界的元素。這項神奇的名聲傳入王廷，法蘭西統帥桑塞爾禮聘他們前來為國王治病。當他們抵達巴黎後，下榻於聖安東涅皇家城堡，由一名皇家士官特別照顧日常起居，並提供他們一切必要物品以治療國王。兩位隱士經常與布根地公爵見面，並自信地宣稱：國王的病情並非出於自然因素，而是來自外部的黑魔法之害，他們承諾經由法術與照顧，國王不久後便將完全康復。皮耶與蘭斯洛將含有珍珠粉的水，混合到國王的飲料與飲食中；而根據醫生的說法，這種配方對健康無礙。他們乃施行魔法，以驅除國王的病源。然而，許多明智之士都不同意這種作法，他們認為只有神的恩典才能治癒國王。⁴⁶

此外，1403年蒲宛松(Poinson)與布里開(Briquet)兩位巫師也宣稱已經發現國王的病因，他們表示，以魔法與咒語就可以驅除國王的疾病。布根地公爵勇敢腓力不惜鉅資，花費 2,200 多鎊聘請他們在布根地公國的第戎地區施行魔法。7 月間，他們在第戎城門口插一個厚木板作為舉行儀式的標誌。他們豎立起一個巨大的鐵環，用鐵柱來支持鐵環的重量，並加上 12 條鐵鏈。經過一段時間，他們終於完成準備工作，又著手從騎士、神職人員、鄉紳與市政官中選出 12 名人員，以書面形式寫下姓名，並向這些人員保證，如果他們同意進入這個魔法的鐵環中，並綁在鐵鏈上，將順利達成他們每個人的願望。為了確保治癒國王的疾病，在指定的日子當天，預計進入鐵環的人選只有 11 位。

⁴⁵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IV, pp. 89-91.

⁴⁶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VIII, p. 543.

兩位巫師派人前去邀請第戎行政官來填補這名空缺。第戎行政官參加這一場法術，但他認為這根本是一場無稽的鬧劇，並表示假如毫髮無傷地從鐵環中出來，他將會逮捕這些騙子並將他們處以火刑。當 12 名人員進入鐵環後，巫師開始施行法術卻沒有任何結果，一切都安然無恙留在鐵環中。第戎行政官於是逮捕其中一名巫師，另一名則逃走，不久後在亞威農附近被捕。這兩名巫師被焚燒之前，人們問他們因何失敗？他們說，當這 12 名人員進入鐵環時所畫的十字，摧毀了魔法的影響力。他們供稱魔法的施行與基督教儀式是無法兼容的。⁴⁷在此事件之後，暴風雨侵襲整個布根地公國，破壞了玉米園與葡萄園。這地區的居民非常驚恐，將這場嚴重的災難歸咎於遭受火刑的兩名巫師所下的詛咒。

施行巫術治療國王的嘗試很顯然失敗了，民眾似乎相當失望，但對巫術的信仰卻未因此消失。這些吹噓神奇法術的人都無法治癒國王，反為自身招致極嚴酷的刑罰。其中威廉、蒲宛松、布里開被判處火刑；皮耶與蘭斯洛兩位聖奧古斯丁教派隱士被判解除聖職後，遭受斬首之刑，並將其四肢支解、頭顱懸於樑脊以為警惕。值得觀察的是，這些巫師的下場是被處以火刑、斬首或四肢支解；這樣殘酷的刑罰在前一朝的司法檔案中極少出現，似乎在查理六世瘋狂病危機中，法國的司法審判有趨於嚴酷的趨勢。

正如上述之例所見，王廷顯貴企圖透過巫術魔法來治癒國王的期望落空，但民眾相信巫術魔法具有宰制人類與自然力量的看法，⁴⁸在一個世紀內也未有根本性的變動。這種完全違反基督教義的信仰內容

⁴⁷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XIV, pp. 115-117.

⁴⁸ 《聖丹尼編年史》記載在聖丹尼城附近的一位麵包師已經完全喪失理智，被魔鬼附身，他憤怒地口吐泡沫，並發出可怕的叫喊聲，像一個野獸般試圖咬向靠近他的人。*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V, p. 315.

出現在民眾言論與行動中，除了反映巫術信仰對於民眾心理的滲透，與民間信仰的複雜心態之外，也呈現出與菁英階層迥異的觀點。

緊接著可以繼續考察的是，法國社會的菁英對此事的反應。查理六世首次發病，當時法國菁英階層，除了醫生持黑胆汁過度溢出的看法之外，巴黎大學教授、法學家、神學家等人對此事保持沉默。1393年7月查理六世再度病發，醫生以傳統醫學治療方式也無效，由法國教會所發起的全國性祈禱與懺悔在同年十一月初大規模舉行，人們企圖以神蹟來消除查理六世的疾病。這種方式符合神學家與巴黎大學菁英的意見，就神學而言，基督耶穌是最崇高的治病者。沒有神的允許，惡魔毫無危害人類的力量。

民間信仰中相信天使與惡魔都能改變人們的命運，神蹟、奇蹟與災難都能改變事物自然運行的軌跡。然而，基督徒可否藉助巫術治病？從聖奧古斯丁時代起，基督教就堅決反對巫術治病，甚至將它定罪為異教的背謬行徑與邪惡行為。⁴⁹在這一點上，基督教義從未有所變動。然而，1393-1404年間，王族與廷臣開始求助巫術來治療國王的疾病，菁英階層對於這些巫師所稱能夠掌控宇宙元素與巫術治病的說法無法認同。當時許多民眾都認為巫術是有益的，然而菁英階層卻譴責這是「偏邪的方式」。⁵⁰教會法博士奧諾雷玻維(Honoré Bovet)在其1398年的著作《約翰蒙恩的顯現》(L'apparicion Maistre Jehan de Meun)中，以詩文的形式來譴責巫術信仰的荒謬：

啊，施行邪惡魔法者來臨，

⁴⁹ Norman Cohn, *Démonolâtrie et sorcellerie au Moyen Âge, Fantasmies et réalités*, p. 193.

⁵⁰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IV, p. 89. 另外, p. 543 中也提到：「當時王廷中的廷臣貴族極力尋找醫治國王疾病的所有可能的辦法，不論是正當的或偏邪的方式」。

巫師、魔術家、詐騙之徒，
施行召喚精靈之術來治病，
神之力量始免於疾病網綁。⁵¹

他譴責這些以巫術治病者，從他的觀點而言，這些術士都是：

背離著真正的信仰，
背離著技藝與法律，
背離著章程與教令，
背離著一切的智識。⁵²

所謂的正統的方式是當時傳統醫學的治療，以及教會所宣揚的祈禱與懺悔，偏邪的方式是以巫術與魔法來治病。基督神學教義禁止任何訴諸魔術與巫術的醫治方式，自從 1393 年首次以巫術來醫治查理六世後，菁英便開始譴責巫術治病。1398 年巴黎神學家更持強硬態度譴責當時在民間流行的「神允許施行巫術治病」、「只要其目的在於活人性命或在於行善就可以行巫術」等說法。⁵³1402 年巴黎大學校長神學家約翰·傑森(Jean Gerson, 1363-1429)對於民間巫術治病的信仰極力譴責，他認為巫師所誇大的神奇能力已經完全抵觸基督教義，應該將這些巫師交由教會法庭判決永遠監禁，並且受到火刑的懲罰，「為了不使一隻病羊敗壞整個羊群」。⁵⁴

除了巫術的觀點歧異之外，在毒藥與政治陰謀論上，菁英與民眾

⁵¹ Ivor Arnold, *L'apparicion Maistre Jehan de Meun et le Somnium super material scismati d'Honoré Bovet*. 其中，約翰·蒙恩(Jehan de Meun)是中古晚期的法國詩人，也是《玫瑰傳奇》(*Roman de la Rose*)續篇的作者。*L'apparicion Maistre Jehan*, vers 133-138.

⁵² *L'apparicion Maistre Jehan*, vers 114-117.

⁵³ Jean-Patrice Boudet, "Les condamnations de la magie à Paris en 1398," pp. 121-153.

⁵⁴ Bonney, *Autour de Jean Gerson*, p. 97.

之間也有不同看法。民眾的言論指控瓦倫蒂娜，菁英階層對於這種傳聞不以為然。法學家奧諾雷玻維針對此事所表達的態度，認為瓦倫蒂娜遭受的不實指控是受到巫術的牽累：

折損著無數尊貴者的聲譽，
純潔的、忠誠的、高尚的；
明智的教士、忠誠尊貴者，
卻遭受輕忽與無知的指責。⁵⁵

聖丹尼修士認為，如此尊貴的夫人犯下滔天大罪，此事從未得到證明，同時也沒有人有權力去指控她：

我絕不同意民間關於巫術的看法，這種傳聞都是經由一些愚昧者、占卜者、迷信者來傳播的；相反地，醫生與神學家卻一致認為，魔法是毫無力量的，國王的病情是來自他過度耗損青壯身體的結果。⁵⁶

華沙爾提到，瓦倫蒂娜與父親的性情極為相似，充滿著野心，並且亟欲促成丈夫奧爾良公爵登上法蘭西王位。⁵⁷他又添加一些細節作為線索，從坊間所流行關於瓦倫蒂娜的醜聞，連結到她遭受巫術指控一事。他提到瓦倫蒂娜兒子的年紀與王儲相仿，有一天，兩個孩子在公爵夫人寢宮裡玩耍之際，有一個被下毒的蘋果滾到了王儲的跟前，眾人皆以為王儲會將蘋果拾起，然而年幼的王儲並未撿拾它，反倒是瓦倫蒂娜的兒子追著蘋果並且將它拾起、放入嘴中咬食，於是便因毒液發作而猝死了。當時，王儲護衛人員即刻將他帶離現場，並且再也不讓王儲進入奧爾良公爵夫人的寢宮。⁵⁸這事件很快地在巴黎與其他

⁵⁵ *L'apparicion Maistre Jehan*, vers 194-196.

⁵⁶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VI, pp. 405-407.

⁵⁷ *Chroniques de Froissart*, XV, p. 260.

⁵⁸ *Chroniques de Froissart*, XV, pp. 260-261.

地區傳揚開來，從此之後，隨著國王的發病，人們就流傳著瓦倫蒂娜想要毒害國王與王儲，以及她對國王施行巫術來蠱惑國王的流言。

對於查理六世的瘋狂病，法國社會中菁英階層清楚什麼是瘋狂，即使無法醫治國王，但他們清楚知道國王發瘋了。除了華沙爾比較直接地使用「瘋癲」(frenaisie)與「發瘋」(desverie)的用語之外，⁵⁹一般史家使用「神智衰弱的」(egritudo)、「虛弱無力的」(invalitudo)、「突發狂怒」(furor)作為說明。⁶⁰弔詭的是，史家從未使用「瘋子」(fou)一語來稱呼查理六世。然而，1405年後「瘋子」一詞出現於民眾之口，也出現在民間所流行的小冊子。⁶¹菁英階層使用「瘋子」一，詞只用在其他人民的身上，卻未使用於法蘭西國王身上。例如華沙爾使用瘋子來描述在國王行軍途中突然出現的醜陋野蠻之人，他說圍繞在國王身邊的軍官都認為這個人說著囈語，「他發瘋了」。⁶²《法蘭西最初四王編年史》中，也特別描述這位突然出現在國王面前的人，他是一位「臉部變形的瘋子」抓住國王的韁繩，他對國王說，假如你再往前行，你將死亡。⁶³

⁵⁹ *Chroniques de Froissart*, XV, p. 52: “et est requis et visité de moult de lieux pour ce que les verges sont creuses de frénaisie et de derverie.....; En tous lieux où on sçavoit corps saint ou de sainte qui euissent grâce et mérite par la vertu de Dieu à garir de frénaisie et de derverie, on y envioit ordonnéement et devotement l’offrande du roy.”

⁶⁰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VIII, p. 19.

⁶¹ 關於「瘋子」(fou)一詞在中古時期所代表意涵之討論，除了作為文學中隱喻的手法，實則深具宗教與道德教化的意味。參見 Bernard Guenée, “Fous du roi et roi fou. Quelle place eurent les fous à la cour de Charles VI?” pp. 649-666; *La folie de Charles VI*, pp. 28-34; Margarete Newels, “Le Fol dans les moralités du Moyen Age,” pp. 23-38.

⁶² *Chroniques de Froissart*, XV, p. 37.

⁶³ Siméon Luce ed., *Chronique des quatre premiers Valois*, p. 324.

在中古時期，「瘋子」一詞普遍為人所熟知，並且具有特殊意涵。從十一世紀中期以來，開始出現一些滑稽而略帶瘋癲的丑角，他們專門為貴族與王廷提供娛樂。十三世紀在法王腓力五世王廷中已經存在類似於弄臣的「瘋子」(le Fou)丑角，在法蘭西、英格蘭，甚至西歐其他貴族宮廷中，都或多或少納有這些專門的丑角「瘋子」。⁶⁴除了帶給貴族與人們歡笑的「瘋子」丑角之外，不論其人真實瘋狂與否，「瘋子」這個詞並非是醫學用詞。從道德教化的觀點，真理在世人的眼中常常被視為是瘋狂的，每個人各有其智慧與瘋愚的份額。不論在宗教或文學的表述中，經常使用瘋子的隱喻方式來傳達真理與訓示。

十四至十五世紀初期的戲劇，如 1427 至 1428 年間於巴黎那瓦爾學院演出的一齣道德劇，便曾使用了「瘋子」的隱喻：

啊，世人要知曉，
正如俚語所說道，
瘋子給智者忠告，
諺語由來非新潮。⁶⁵

1439 年的道德劇《忠言、巧言》也提到「瘋子」所扮演的角色：

瘋子給智者忠告，

⁶⁴ 法王查理五世的王廷中先後有兩位「瘋子」丑角，名為約翰阿司馬(Jehan Arcemalle)和帖文南(Thévenin de Saint-Léger)，查理五世王后有一位名為阿爾托德(Artaude du Puy)的女「瘋子」丑角，儲君查理(後來的查理六世)也有一位名為葛藍約翰(Grand Jehan)的「瘋子」丑角。查理六世也持續這個傳統，直到 1392 年，他的王廷中有數位「瘋子」。引自 Léopold Delisle, *Mandements et actes divers de Charles V (1364-1380)*, pp. 163-166.

⁶⁵ A. Bossuat, ed., *Deux moralités inédites, composées et représentées en 1427 et 1428 au Collège de Navarre: La moralité faicte en fouloys pour le chastisement du Monde, 1427*, verses 292-295: "Ha Monde aprenez, aprenez, On dit en un commun langaige, qu'un fol enseigne bien un sage, C'est un dit qui n'est pas nouveau."

微薄地位之工匠，
依我之見堪引導，
國王甚至是君皇，
前往巴黎之大道。⁶⁶

在《第十二夜》，莎士比亞對「瘋子」這個角色表示敬意，他寫道這是與睿智一樣艱難的工作，瘋癲足以襯托睿智的獨創性。⁶⁷

民間曾使用「瘋子」來稱呼查理六世。一份小冊子紀錄了巴尼厄(Bagneux)人民對於查理六世及其弟的評價：「我們已經受夠辛勞與痛苦了，國王理智失常、他是瘋子，而奧爾良公爵又過於年輕，他喜歡賭博玩樂，以及與那些『妓女』調情」。⁶⁸流行於 1406 年的《真實的夢》(*Songe Veritable*)這篇詩文毫不諱言查理六世瘋狂，且國王更是當時法國權貴手中的傀儡，「人們使他清醒，使他瘋狂，人們玩弄他彷彿玩弄傀儡般。」⁶⁹1411 年奧爾良黨僱傭軍騷擾、劫掠巴黎及鄉村地區，他們向這些逃難的民眾咆哮：「回去你們國王身邊，他是瘋子、無用與被囚禁的國王」。⁷⁰

綜觀十四世紀晚期法國社會對於查理六世瘋狂病的反應，在最初的階段，民眾非常震驚、悲傷與恐懼，這也導引出 1393-1398 年期間，

⁶⁶ Werner Helmich, *Die Allegorie im Französischen Theater des 15. und 16. Jahrhunderts, 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 t. I: *Bien advise, Mal advise*, verses 3131-3136: "que un fol enseigne bien un sage, ung petit home de labour, enseigne bien a mon avis, au Roy ou a l'empereur, le chemin a aller a Paris."

⁶⁷ William Shakespeare, *Twelfth Night, or What You Will*.

⁶⁸ *Trésor des chatres*, Reg. JJ 153, pièce 430. 此記載收於 1398 年的〈赦免信〉。

⁶⁹ *Songe veritable d'Henri Moranvillé*, p. 26: "On le fait saige, on le fait fol, On joue de ly ou chapifol." 《真實的夢》是一本影射當時政治的小冊子，不向暴力和粗俗低頭，它主要是攻擊王國中最具權勢的那些貴族，包含奧爾良公爵、布根地公爵等。這本著作在十五世紀初盛行於巴黎地區。

⁷⁰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XXII, p. 453.

整個法國呈現很明確與虔誠的宗教熱情，直接連結到發瘋的查理六世這個事件。實際上，宗教遊行與宗教戲劇活動成為一種普遍性的市民活動，也在這個時期快速成長起來，民眾文化所反映出來的道德觀，與教會菁英所教誨的觀點還有很大的同質性。再者，教會大分裂與查理六世發瘋也出現一些時間上的巧合，無論是在義大利、英格蘭、日耳曼出現這樣的反應，認為法國已經犯了支持亞威農假教宗的錯誤，法王查理六世的發瘋是神公正的懲罰。甚至法國許多民眾也問著類似的問題，這導致 1398 年撤回承認亞威農敕令的公布。

查理六世突發的瘋狂病引起法國社會民眾的恐懼不言而喻，然而，十四世紀末民眾與菁英階層對於查理六世發瘋病因的看法，卻也出現一些分歧，尤其在巫術究竟能不能治病一事。隨著查理六世瘋狂病發病週期的日趨頻繁，主治醫生們對病情的掌控卻愈加顯得無能為力。從法蘭西王廷到民間，許多關於毒藥、黑魔法、巫術的謠言紛紛出現，王族與廷臣也曾冀望巫術真能治病，故在 1393-1404 年間，就陸續出現前述以巫術治療查理六世的舉措。民眾普遍相信巫術與魔法的神奇力量，查理六世瘋狂病更加深民眾這一層焦慮，它反映出民眾畏懼巫術、魔法的集體心理狀態。有別於民眾看法，菁英階層所持的觀點則是：「沒有神的允許，惡魔是毫無能力」，這種信念傾向於服膺上帝與自然因素的自主性，而排除巫術、魔法對於自然與人類的掌控力。1398 年菁英階層出現強力譴責巫師行徑的聲浪，譴責以魔法來驅除魔法為正當方式的言論，更譴責巫術治病的荒謬。巫術與基督教信仰不能相容，即使是巫師本人也如此認為，在巫術治病上出現贊成與反對的言論，民眾與菁英階層在此事上出現完全歧異的觀點。

法國社會對於查理六世瘋狂病的反應，民眾看法始終連結於神意或巫術魔法。在高度基督教化的社會中，民眾與菁英的觀點何以產生分歧？我們如何去解釋這個變化？回溯既往，關於瘋狂病的探討，早

期希臘人對此疾病的解釋有極大部分相信神明、精靈等力量的干預。隨著米利都學派興起，科學性的解釋逐漸出現，將許多疾病甚至是瘋狂病的原因歸源於自然現象。除了古希臘與羅馬傳統醫學觀點外，在同一主題下，希臘羅馬時期關於「心智異化」(mentis alienacio)的哲學討論，儘管是間接的方式，也對於中古時期瘋狂病的看法產生影響。柏拉圖傾向認為這是來自神的憤怒或生理狂熱。他認為這部分的靈魂是存在於腸部或特別是在肝臟的部位，在某些情況下，例如睡眠中或精神錯亂中能認知到未來之事。⁷¹亞里斯多德認為，患者出現的精神異常，是一種引燃慾望的興奮物質所導致，而非神聖的靈所引發；此種病態的行動是取決於疾病而非取決於特定的神意。⁷²泛希臘與羅馬時代斯多噶學派哲學家，卻普遍接受神意支配個人心智與精神的觀點。西塞羅的《論神意》提到其弟昆圖斯(Quintus)：

他是一位鄙視身體的人，他的靈魂遙遊於外，被一股莫名的赤焰所燃燒與推動。在他處於恍惚的預言狀態中，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他所看見的事物。這些靈魂可以經由多種方式來激起與推動，來自聲音的呼召或是受到樹木、森林、河流、海洋景象的感動，而產生莫名的狂熱，使他們能夠預測遙遠的將來……。

然而，他具諷刺意涵地提到，「這種狂熱與暴怒就是人們所稱的神性嗎？也就是聰明者所看不見的，失去理智者才能窺見，那些失去理智的人是被賦予神性者……」。⁷³西塞羅進一步對抗神意的權威，他提到神諭時的用詞是「沒有比這個還要墮落的事」。⁷⁴隨著基督教思想

⁷¹ *Platonis Dialogi Latine Juxta interpretationem Ficini*, vol. IX, p. 265.

⁷² Aristote, *Problem. 30. opera omnia*, t. II.

⁷³ Cicéron, de M. De Golbéry trad., *De la divination*, liv. I, 3 與 liv. I, 50.

⁷⁴ Cicéron, de M. De Golbéry trad., *De la divination*, liv. II, 3 與 liv. II, 58: "Jam ut nihil possit esse contentius."

的傳播，這些奇蹟與當時流行的神意觀點逐漸消失。

希臘羅馬時期科學與哲學對於瘋狂病因的討論，到了中古時期，在信仰、道德觀念，甚至在習俗與社會習見上，已出現一種新的轉變：針對瘋狂病的原因，出現了一種神意論，瘋狂被詮釋為魔鬼與天使的區分，此觀點也逐漸在人民心中扎根。在善與惡的原則中，神與魔鬼的概念，取代以往希臘神話與羅馬宗教關於神意的部分，基督教的苦行教律也因此被最初的基督信徒嚴格地遵行。經由《福音書》教誨這個贖罪觀點，以精神對抗肉體、善與惡的戰鬥原則，導致許多極為嚴格的宗教習俗出現。齋戒、屈辱、嚴守貧困，都成為祈求神的恩典與防止肉體慾望的手段，但過度禁慾的結果卻導致暴躁，反而受到魔鬼聰明伎倆的攻擊，以幻覺侵襲心靈。虔誠隱士聖安東尼(Antoine l'Ermite, 251-356)在荒野中度过近 80 年的時光，也曾兩度受到惡魔的試探，是當時這個苦行教律最著名的例子。

中古晚期以來民眾相信魔鬼的存在與權力，十二世紀晚期，英國政論家約翰薩爾茲堡(Jean de Salisbury, évêque de Chartres, 1120-1180)曾針對民間誇大魔法與巫術能力的傳聞加以駁斥：

惡魔能力的增長必須受到神的許可。那些錯誤地相信魔法真實之人，由於他們的錯誤，也由於他們的想像，終將遭受痛苦。因此，他們說戴安娜女神或希羅底在月光下召開女巫聚會與夜宴...兒童也成為犧牲被他們吞食殺害...有誰如盲者般看不出這只是一個純粹的邪惡幻想？不要忘記，這恰巧是那些貧窮婦女、幼稚者與輕信者才會遭遇的境遇……。⁷⁵

這種民間信仰的流行趨勢在十三世紀晚期逐漸增強，1274-1275年，法國南部地區的宗教裁判所已經展開對異端的審判，但巫術尚未

⁷⁵ Jean de Salisbury, *Polycraticus*, II, 17.

受到「異端」定罪，仍屬於道德情操的過失。經院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d'Aquin)如此談論魔鬼的能力：

惡魔不能經由改變自然秩序而創造奇蹟，只有神具有這個權力。但是惡魔可以行使超越人所能理解的一些奇異事蹟。也因此，法老藉由惡魔的力量而變出青蛙與蛇，……魔鬼可以經由內部的變化，改變人體與感官的幻覺或想像，使人們看到與實際東西所不同之物。⁷⁶

魔鬼也經常以動物的形態出現，牠可能導致降雨、冰雹、風、雷、電等等。當魔鬼對他們說話時，這些惡魔附身者不知道他們說些甚麼，魔鬼透過這些精神異常者的口而發言。⁷⁷

然而，阿奎納也認為魔法與巫術的信仰是一種道德情操的罪惡。他雖然不否定魔法的力量，但是也不贊同它能自主地危害人。⁷⁸古老民間習俗的巫術信仰，隨著基督教發展逐漸而與這些理論融合，在基督教文化的適應過程中，民眾或許經歷了不可避免的心理扭曲，巫術、魔法的信仰以某種混和基督神學教義的形式，持續存在於民眾意識中。查理六世的瘋狂病危機，無形中也檢驗著法國社會民眾與菁英的智識概念與信仰內容。無疑地，法王查理六世瘋狂病在當時是一個

⁷⁶ Saint Thomas d'Aquin, *Summa totius theologiae*, première partie, *Quest.*, cxiv, article 4.

⁷⁷ Saint Thomas d'Aquin, *Summa totius theologiae*, première partie, *Quest.*, cxv, article 5.

⁷⁸ Saint Thomas d'Aquin, *Opera omnia*, vol. 14, *Expositio super Iob ad litteram*, c. I, lect. 3: 「沒有神的允許，惡魔毫無危害人類的力量。我們必須相信藉由神的允許，惡魔們可以干擾(人類的)環境，引發暴風並從天際降下烈焰。所有這些經由簡單的操弄所發生的事，不論是善的或惡的精靈都可以做到。然而，風、雨水與其他大氣的擾動，只要透過水氣凝結的單一運動就可以完成，因此自然力量便足夠了。」

政治事件，也是一個社會事件與思想事件。它所引爆的不僅僅是政治權力的衝擊，更具體而微地反映了中古晚期法蘭西社會各階層的內在信仰狀況。在理性智識的發展以及情感的表達上，民眾與菁英出現了頗明顯的異化趨勢。

三、查理六世瘋狂病引發的政治危機與政治理論的探討

1422年10月21日查理六世去世，皇家喪禮在11月10日舉行，由英格蘭的貝德福公爵引領國王靈柩下葬於聖丹尼修院。沿途巴黎人民哀傷痛哭，稱呼他「我們最摯愛的君王」(le roi bien-Aimé)。不論是當時英法聯合王國的亨利六世王廷或法國人民，都為法王查理六世哀悼，並以隆重的皇家喪禮尊崇他。瘋狂病困擾查理六世一生，卻沒有剝奪他君王的頭銜與權力。我們需要考察的是，查理六世發瘋對當時的政治理論與政治實務有何影響？

1388年國王親政後，失權的王叔們以敗壞朝政為由，趕緊撤換國王親政後重用的王廷顧問與官員。1392年8月查理六世瘋狂，1392至1422年查理六世瘋狂病反覆發作期間，權力核心機構為王廷顧問團，1404年後，這裡就成為布根地公爵與奧爾良公爵路易(Louis, 1372-1407)兩派權力對壘之處。處於發病期間的查理六世並未被拔除政權，在他清醒的時候也考慮到一個問題，就是萬一國王因此死亡(雖然瘋狂病不一定會導致死亡)必須由王儲繼承法國王位，因此公布《1393年1月敕令》將成年男子的年齡定為14歲，並適用於王位繼承法中。⁷⁹年幼王儲的個人監護、保護與管理權(tutelle, garde et gouvernement)交給王后、查

⁷⁹ *Ordonnance des rois de France*, t. VII, pp. 530-535.

理六世王叔們，至於王廷行政與捍衛法國權(gouvernement, garde et défense du royaume)則託付王弟奧爾良公爵路易。1392年王后伊莎坡年僅22歲，加上她來自巴伐利亞地區，不諳法語，更遑論與王族、廷臣的親近，在政治上也尚未掌握重要地位。王弟奧爾良公爵路易當時也年僅20歲，尚缺乏政治歷練。查理六世發病初期，政務的處理悉由王叔們負責。只要布根地公爵勇敢腓力還存在，路易與王后伊莎坡在王廷的勢力一直被壓制著，十餘年期間法蘭西的政局幾乎是維持現狀。

這段期間法國社會對於查理六世疾病的說法，都是停留在毒藥、巫術、政治陰謀與神的懲罰，人們相信只要虔誠祈禱，避開這些邪惡因素，國王就能復原。在這個階段中，從醫藥的治療、衛生的考究，甚至採用巫術、咒語的治療，當時人們極盡所能地尋找一切可行辦法企圖治癒國王。1403年查理六世瘋狂病日趨嚴重，王弟路易聯合王后的勢力已經壯大，如果查理六世去世，那麼年僅7歲的王儲路易(Louis le Guyenne, 1397-1415)繼承王位，法國的政權將完全由路易掌控。布根地公爵擔憂國王去世，除了急召巫師蒲宛松與布里開施法術治病之外，還希望取消《1393年1月敕令》。⁸⁰終於在1403年4月國王恢復神智之際，在布根地公爵提議下修改繼承法，公布《1403年4月敕令》取消攝政權，未成年王儲一旦成為法蘭西國王，得立即職掌法蘭西政權。在政務方面則由王后、培里公爵、布根地公爵、奧爾良公爵與波旁公爵共同執掌王廷顧問團，所有決議必須以王廷顧問的大多數意見為主。這個決議在國王缺席(roi absent)或重症(tellement occupé de maladie)而無法親自視政的情形下也生效。

在查理六世神智紊亂、社會逐漸失序的情況下，當時的政論家對

⁸⁰ François André Isambert, *Recueil général des anciennes lois françaises*, vol. VII, p. 54.

政治關注的核心，都在於維持社會整體的和諧。政論家腓力梅奇耶(Philippe de Mézières, 1327-1405)寫給查理六世的詩文寫道：「神期待您的良善作為，珍貴的寶石啊，您安慰著法國人民，在巨大的苦難混亂中，急切地等待您的美德」。⁸¹克里絲汀·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 1363-1430)在她的《政治論》一文中，認為國王治理王國之首要任務是使得王國內各份子的個別利益服從於公共利益，國內和平首重政治體各個階層的和諧，⁸²國王是社會整體的領導，國王必須負起協調各階層的責任，正如頭與肢體的關係，社會整體的和諧與統一必須以國王中心；要達到真正而持久的和平，全體就必須服從於一位君主。⁸³巴黎大學校長神學家約翰·傑森於 1405 年 11 月 7 日在布道演講詞中，曾經當著查理六世的面責備說：

法蘭克人的國王，法蘭西國王，這麼尊貴的頭銜啊，在哪裡？在我放眼所及的王國中已經淪喪太多了。許多地區的人民完全被一個凶暴者所統治，他們的苦難何時才到盡頭。神啊，這是多可怕的事！在審判之日到來時刻誰將負起暴行的責任？你未曾施行如此的惡事，這千真萬確，然而你讓人們受苦了。神審判你時說道，「我將不懲罰你，當地獄惡魔折磨著你，我不

⁸¹ G. W. Coopland ed., Philippe de Mézières, *Le Song du vieil pelerin*, III, p. 235.

⁸² Christine de Pizan, Kate Langdon Forhan trans., *The Book of the Body Politic* (以下簡稱 *BBP*), p. 90: 「正如人類的身體，當它缺少任何一部份肢體時，身體是不完整的，且充滿著缺陷與變形。政治也不可能是圓滿、完整，或是健全的，如果我們所提到的社會各階層沒有良好並緊密連結。針對保護整個社會共同利益，他們可以互相協助，各階層行使自身的功能，正如身體各肢體間密切的配合，才得以指導與滋養全身」。約翰·傑森也持有同樣的觀點：「因為國王不能長期忍受以及合理地生活在沒有臣民的境況中，同樣地，臣民也不能沒有國王，因此協議是必要的……」。

⁸³ Christine de Pizan, Suzanne Solente ed., *Livre de la Mutacion de Fortune*, t. II, p. 24, vers 4924-4926.

會阻止他們，這是你應得之惡」。⁸⁴

傑森繼續強調，世俗王國的秩序是神的神聖創作之映照，國王的生命包涵有形生理生命、政治生命與精神永恆生命，在神聖的秩序中這三個層次具有一致性與重疊性，身體的存在維護社會整體的福祉。沒有任何社團能常存於分裂之中，社會整體的穩定在於每位成員都成為其他成員的依靠，社會整體始能正常運轉，王國才能和平。⁸⁵

查理六世的疾病，使當時代的政論家更迫切思考國王在維繫社會整體利益上的重要性。作為一個國家領航者(Rex Rector)，不論伊西多爾(Isidore de Séville)的《辭源》或托瑪斯阿奎納的《神學總論》，都強調國王有兩件最重要的任務——「和平」(la Paix)與「公義」(la Justice)的維護。約翰·傑森對於查理六世的責備不是瘋狂病，而是在政治上查理六世放任王廷派系爭鬥導致人民的不幸，從他的言論中透露出對於國王的期待。在當時王廷派系爭鬥之下，查理六世被寄予更高的期待，心智失常的查理六世雖然無法親理政務，然而查理六世作為法蘭西國王的事實，遠超過國王頭銜的象徵性意義，⁸⁶在法國臣民的心中，國王查理六世的存在就隱含著一股安定的力量。

自從查理六世瘋狂病爆發後，有部分國內與國外人士認為這是神

⁸⁴ Jean Gerson, "Vivat Rex," p. 1171.

⁸⁵ Jean Gerson, "Vivat Rex," pp. 1144, 1149.

⁸⁶ 1422年法王查理六世辭世後，他的喪禮是法蘭西王國歷史中首次在棺木中使用其塑像，而非是他真實的遺體。這塑像的材質通常是銅製與大理石，帶著所有象徵王權的服飾和物件，象徵國王「政治實體」生命不死。這個概念在1461年查理七世喪禮中也出現，尤其到了文藝復興時代的法國君主，一直都延續「國王不死、國王萬歲」(le roi ne meurt jamais, Vive le Roi)這個概念。在法蘭西王國，從約翰·傑森的「三體論」到十六世紀中期英國法學家的「雙體論」發展過程，法國皇家喪禮已經以一種生動且戲劇化的形式來傳達這個深刻的政治意涵。

對於法國支持亞威農教廷的懲罰。法國內部公會議主義者約翰·傑森、政論家腓力·梅奇耶、康登主教貝爾納·阿拉蒙(Bernard Alaman, évêque de Condom)等人早在查理六世親政的時候，就寄望國王放棄支持亞威農，以解決「教會大分裂」的問題，在國王發病後，這些人士仍舊進行「公會議運動」。1398年7月27日，法國方面以偽誓、造成教會分裂為由，撤回對亞威農假教宗本篤十三的承認。⁸⁷亞威農教廷認為法國此舉為瀆神罪，議決將查理六世開除教籍。但是法國王廷也未宣布服從羅馬教廷，這種情形一直懸而未決。法國的教會沒有服從任何一位教宗，這種奇怪的情形前所未聞，法國的教會可以沒有教宗來領導嗎？1399年9月，英格蘭發生國王理查二世被廢黜；1400年8月，神聖羅馬皇帝瓦茨拉夫四世(Venceslas IV, 1376-1400)也遭廢黜。然而，法國人卻不質疑瘋狂病查理六世的權威，也沒有出現廢黜查理六世的呼聲，唯獨支持亞威農的圖盧茲大學神學家們，在1401年聯名發表一封信函譴責法國方面撤回承認亞威農，他們指責巴黎大學、王廷顧問團大多數人員(奧爾良公爵除外)，甚至國王本人不服從「我們的聖父教宗與我們神聖的母親教會」。他們也指責當時兼領法蘭德斯地區的布根地公爵不服從亞威農，直言不諱說應該廢黜「異端」布根地公爵，如同十三世紀初期信奉亞爾比異端(l'Hérésie des Albigeois)的圖盧茲伯爵被廢黜一般；如果國王去世，我們可以征服法國，正如當年圖盧茲伯爵被法國征服。直指他們是製造分裂的「異端份子」。⁸⁸

1402-1403年，法國王廷在承認或反對亞威農問題上猶豫不決。培里公爵、布根地公爵傾向支持羅馬，而奧爾良公爵與本篤十三關係親近，極力挽回法國與亞威農親善關係。⁸⁹1403年5月底在查理六世清

⁸⁷ Noël Valois, *La France et la Grand Schisme d'Occident*, t. II, p. 413.

⁸⁸ Noël Valois, *La France et la Grand Schisme*, t. III, pp. 432-433.

⁸⁹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XIII, pp. 21-23.

醒之際召開大會討論這個問題，奧爾良公爵路易向查理六世進言說，根據巴黎大主教的調查，法國國內大部分主教、本篤修會與西多修會教士，甚至連奧爾良、安傑斯(*université d'Angers*)、蒙彼利埃(*Montpellier*)圖盧茲等大學與巴黎大學中除了諾曼地一個社群(*nation*)之外的所有成員，都希望回歸承認亞威農教廷。⁹⁰當時其他的親王與王廷顧問對此不反駁，查理六世很清楚這些名單都是支持本篤十三，決定再度承認本篤十三，他任命神學家康布雷主教皮耶·埃力(*Pierre d'Ailly*)公布回歸承認亞威農教廷。⁹¹不久後，查理六世瘋狂發作，直到 10 月才清醒過來；10 月 5 日到 12 月間，他焦慮地致信並派遣信差往返亞威農，要求本篤十三不要發出開除教籍令，本篤十三拖到 1404 年 1 月 1 日才回覆查理六世的要求。

1404 年之後查理六世病情惡化情況加劇，瘋狂病發作的期間遠遠多於恢復期，王族與廷臣對於治癒查理六世疾病的期待也逐漸趨於消極，從前一個時期在醫藥上的積極治療、尋找偏方與巫術等嘗試，轉變為僅止於衛生的照料。這個時期國王的叔父波旁公爵與培里公爵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已經大為降低，布根地公爵腓力去世由約翰繼承(*Jean sans Peur, 1404-1419*)，而他只是查理六世侄輩，在王廷的威望也遠不如其父勇敢腓力。相反地，在國王心智昏暗時期，奧爾良公爵路易聯合王后伊莎坡，以國王最近血親的法理依據獨攬政權。他們以自身的意願來決定眾多事務，⁹²完全無視於王叔的意見，也不諮詢王廷顧問的意見，並開始排擠布根地公爵約翰的勢力。奧爾良公爵專權引起布根地公爵約翰的不滿，他指責奧爾良公爵意圖利用國王發病情況，來為自

⁹⁰ Liv. XXIV, pp. 87-95.

⁹¹ Liv. XXIV, pp. 95-97.

⁹²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XVI, p. 289.

已謀取「法蘭西王國中最顯赫與最尊貴的權威」。⁹³

1406-1407 年間，法國與亞威農的關係趨於緊張，由巴黎大學、神學家在巴黎召開教士會議，要求國王再度撤回承認本篤十三，並公布法國教會(Le gallicanisme)自主的法令與推動公會議運動。1407 年 2 月擬定新的法案由王廷秘書處封印，這份敕令因為奧爾良公爵的反對沒有公布。法國與亞威農之間互派特使協商此事，1407 年 5 月底法國與亞威農的代表在艾克斯(Aix)開會期間，他們得知本篤十三在 5 月 20 日已經擬定開除查理六世教籍令。這件事情傳揚開來，人們交頭接耳的議論，說奧爾良公爵的摯友——本篤十三的秘書起草撰寫這份文件，同時還有一長串本篤十三敵人的名字也在此列。這種傳聞散布到法國王廷，廷臣與布根地公爵可以感受到這對於國王有直接的威脅。布根地公爵約翰與奧爾良公爵路易間的仇恨與日俱增。約翰被路易排於王國事務之外，被剝奪皇家金錢的援助，他收買一位名叫拉烏爾·奧唐維爾(Raoule d'Auquetonville)的人士來清除對手。1407 年 11 月 23 日，奧爾良公爵路易在從王后伊沙坡的巴貝特宮返回其宮邸途中，被十幾個男子刺殺而死。這個謀殺案的調查順利進行，約翰坦承因「受到魔鬼推動」而導致他下了謀殺令，奧爾良公爵夫人瓦倫蒂娜要求王廷處置布根地公爵的罪行，卻只得到約翰退出顧問團並離開巴黎的懲罰而已。這起謀殺奧爾良公爵的事件，導致了後續法國布根地黨與阿瑪涅克黨內戰的災難。

1408 年 2 月 8 日，布根地公爵約翰受到巴黎民眾熱烈歡呼進入巴黎城，3 月 8 日他進駐王廷顧問團首席，在他所主持會議上，神學家約翰·博蒂(Jean Petit)發表一篇演說詞〈誅戮暴君辯解書〉(apologie du tyrannicide)，為布根地公爵謀殺奧爾良公爵正名。他陳述奧爾良公爵是

⁹³ *Chronique d' Enguerran de Monstrelet*, t. I, p. 223.

被貪婪與野心推動的叛徒、施行巫術導致國王瘋狂、支持本篤十三造成教會大分裂，奧爾良公爵路易應該被處死。他更強調布根地公爵約翰殺死的是一位叛徒、專橫者，他在此事的卓著功勳應該祝賀與獎勵。⁹⁴距離奧爾良公爵的死亡近半年時間，1408年5月本篤十三將法王查理六世開除教籍，禁止法國貴族與人民對他效忠，這份開除教籍令送到法國之後，被巴黎法院與巴黎大學認定無效而燒毀。

開除教籍的威脅究竟有多大？它與查理六世瘋狂病之間有否關係，對於罹患瘋狂病查理六世的王權行使有無影響？這個政治危機是當時法國王廷各派系可以意料到的事，但法國內部並沒有罷黜查理六世的提案。國際間有沒有罷黜國王或皇帝的前例，中古晚期哪一個權威足以罷黜世俗君主？在西歐社會中世俗君主如何被廢黜？這個問題必須回歸到「無能君主」(Inutile Regis)的討論上。

中古時期西歐文化中反對「暴君」(le tyran)或是「無能君主」有據可考。「無能君主」問題浮現於八世紀中期，當加洛林家族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 751-768)取代梅洛溫王朝希爾德力克三世(Childéric III, 743-751)成為法蘭克國王，並建立加洛林王朝時。這個事件突顯出，一位欠缺統治實權的國王會妨礙世界秩序這個觀點，遭廢黜的希爾德力克三世的下場是遭拘禁在修道院不久後去世。從《法蘭克王年鑑》、《福登斯年鑑》、《梅登斯年鑑》與艾因哈德的《查理曼傳》都正向記載矮子丕平接受教宗的祝聖典禮成為法蘭克國王，那個時代的菁英階層對於這個事件未有異議。⁹⁵艾因哈德的《查理曼傳》更直接提到希爾德力克三世，不論對他自己或對於其他人來說，都是一位「無能的、名義上的國王」(inutile regis nomen)。⁹⁶到九世紀初期，加洛林帝國內發生皇

⁹⁴ *Chronique d'Enguerran de Monstrelet*, t. I, pp. 187-188.

⁹⁵ Einhard, Louis Halphen ed., *Vie de Charlemagne*, pp. 8-9; 12-15.

⁹⁶ Edward Peters, *Shadow King: Rex Inutilis in Medieval Law and Literature*,

帝路易(Louis le Pieux, 814-840)與諸子的戰爭，路易的諸子得到教宗格列哥里四世支持起兵反抗他，帝國貴族也拒絕效忠皇帝。之後，帝國高級教士在康白尼召開大會要求路易必須接受苦行的懺悔，緊接著由漢斯大主教埃博(Ebbon)主持的斯瓦松大會，以他「失職、缺乏遠見導致帝國災難」的罪名來剝奪他的皇權。⁹⁷皇帝虔誠路易在 833 年宣布放棄皇權，成為日後廢黜君主的援引條例。

十一世紀中期日耳曼地區發生皇權教權衝突，教宗格列哥里七世在〈格列哥里教諭〉(Alius item)中引述歷史說，人民之所以責難法蘭克國王，與其說國王被廢是由於未盡到君王任務的懲罰，更關鍵在於他是一位「無能君主」，這正是教宗聖扎加利亞(Pope saint Zacharie, 741-752)以查理曼的父親丕平取代他(梅洛溫末代國王希爾德力克三世)的原因。⁹⁸他將神聖羅馬皇帝亨利四世以無能為由開除教籍。

十三世紀的教宗英諾森四世(Pope Innocent IV, 1243-1254)與皇帝兼那不勒斯國王腓特烈二世(empereur Frederick II, 1194-1250)的衝突中，英諾森四世援用〈格列哥里教諭〉，在 1245 年 7 月 17 日的里昂宗教會議中發布〈教宗權書信教諭〉(Ad Apostolicae Dignitatis Apicem)。在這份教諭中，英諾森四世列舉出腓特烈二世所犯的罪行，如偽證、蔑視羅馬教宗權，無視於開除教籍的懲罰，以及迫使其他人也如此行事，侵佔教會

751-1327, p. 47.

⁹⁷ 為了證明皇帝虔誠路易放棄皇權與世俗生活的承諾之確實性，當時由與會的所有高級教士在會議紀錄中聯合簽名。Capitula episcoporum, t. II, no. 197, M. G. H., pp. 51-55.

⁹⁸ *Decretum*, v. 378: "Alius item Romanus pontifex regem Francorum non tam pro suis iniquitatibus quam pro eo tantae potestati non erat utilis, a regno deposuit et Pippinum Caroli Magni imperatoris patrem in ejus loco substituit." 引自 *Gratian's Decretum, Causa 15, quaestio 6, canon 3 of. and Gregory VII. Registrum*, viii. 21.

領地、破壞和平條款、迫害西西里的教會，並將服從羅馬教會的主教與其他人士折磨致死。猶有甚者，他召集異端份子反抗開除教籍的懲罰，串謀基督徒的敵人薩拉森、殺害巴伐利亞王等暴行。對於腓特烈二世的暴行，英諾森四世呼籲基督的信徒們，帝國的人民應當擺脫「暴君」的統治、拒絕服從他的權威。⁹⁹英諾森四世將腓特烈二世的皇帝頭銜與權威完全廢黜。同年在另一份〈格蘭底教諭〉(La bulle Grandi)中，英諾森四世以「惰於政務、玩忽職守、聽信讒言、識人不明」為由，宣告葡萄牙王桑喬二世(Sanche II de Portugal, 1207-1248)為「無能君主」，¹⁰⁰流放於托萊多地區並得以保留國王尊嚴與頭銜，葡萄牙國政由王弟阿方索代理。直到 1248 年沒有子女的桑喬二世去世後，王位才由他的弟弟阿方索三世(Afonso III, 1249-1279)繼承。

〈格蘭底教諭〉以一位「監國者」(curator)代理「無能君主」行使政權的構想，實有其歷史淵源。十二至十三世紀西歐大學中羅馬法的復興，帶動起民法與教會法研究風氣，當中民法所涉及的研究範疇也及於「無能者」是否能執行公職等問題。1283 年，法學家博曼努瓦(Philippe de Beaumanoir, 1250-1296)在《博韋習俗》一書列舉出「耳聾者、瘖啞者、眼盲者與瘋狂者」不適任地方公職。針對這些不適任的行政官(ballis)與市長(prévot)，人民可以拒絕服從他們的命令與司法判決。¹⁰¹羅

⁹⁹ Jean Dominique Mansi, *Sacrorum Conciliorum et amplissima collectio* (Florence-Venezia, 1759-1789), vol. XXIII, pp. 613-619. 引自 Anthony Black, *Political Thought in Europe, 1250-1450*, pp. 24-25; 140-152.

¹⁰⁰ La bulle Grandi, 1245 年 7 月 24 日發布，收錄於 *Corpus Juris Canonici*, no. 9, t. II, col. 971-974; le Sexte, I, 8, 2. 引自 Jacques Krynen, Michael Stolleis, *Science politique et droit public dans les facultés de droit européennes (XIIIe-XVIIIe Siècle)*, p. 146.

¹⁰¹ Philippe de Beaumanoir, *Coutumes de Beauvaisis of Philippe de Beaumanoir*, t. I, chapite I, De l'office as ballis, no. 40, p. 35.

馬教會對「不適任者」這個問題更為關注，教會法所討論的是關於「不適任」主教這個層級。神職身分是終身職，除了死亡的情形外，主教終其一生連結於所隸屬的教會。針對一位「不適任」主教，也就是年邁力衰、缺乏行政能力或出現身體、心智衰弱等嚴重疾病的情況下，該主教得以保留其主教身分，教區的行政則委任一位「監督者」(curator)或是一位「輔助者」(coadjutor)暫時地或持續地來牧養教區。¹⁰²

十三世紀開始，原先運用在教會行政實務層面的「不適任」主教的處理方式，也擴展到世俗政權層面，〈格蘭底教諭〉針對葡萄牙問題，就是落實「監國者」代理「無能君主」來行使政權。教宗英諾森四世闡釋這個觀點，他強調「無能」(nesciunt)一詞意指統治者缺乏作為君主的能力(scientia regnandi)，在公共領域中必須檢視國王的德行與政治能力是否稱職。設立「監國者」來代理國王的理由是，國王不知道如何捍衛王國或維護公義與和平、國王無能收復已經丟失的領土與權利。關於國王的處置情形，也適用於公爵、伯爵以及對他人擁有管轄權的主君。至於私人領域範疇，除非他們「心智失常或揮霍浪蕩」，並無設立代理者之需要。¹⁰³英諾森四世進一步呼籲，關於廢黜君主一事，除非有立即的迫切性或是國王犯下極嚴重的罪行，甚至是無以復加地聲名狼藉，才能要求廢黜君主。¹⁰⁴

教宗英諾森四世雖剝奪葡萄牙王桑喬二世的政權，卻保留其頭銜與威儀，提供處理廢黜世襲君主的解決方案。對於一位「暴君」，如皇帝腓特烈二世將完全地被廢黜，包括頭銜與實際政權的行使。對於

¹⁰² Edward Peters, *Shadow King*, pp. 128-130.

¹⁰³ Innocent IV, *Apparatus super libros Decretalium*, ad X 1.10.1 *Grandi*, ad v. *utilitate*.

¹⁰⁴ Innocent IV, *Apparatus super libros Decretalium*, ad X 2. 14. 2 *Ad apostolice*, ad v. *Sempiternam*.

「無能」的世襲君主並沒有徹底推翻，他仍保留國王威儀並委任王國中一位「監國者」(curator)來行使政權，直到「無能君主」辭世後，「監國者」方可繼承王位。英諾森四世所提出以「監國者」代理「無能君主」的方案，同時「監國者」必須具有繼承王位正當性的必要條件，成為西歐的君主國與帝國最高政權轉移方式一世襲制、選舉制以外的另一種政權轉移形式。

〈格蘭底教諭〉對於「無能君主」的觀點，區別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以及世襲國王與皇帝之間必須遵守的差異。羅馬教宗有權干預世俗事務，教宗掌握廢黜「無能君主」的權力，這個舉動除了伸張基督教世界的教宗至高權之外，也完成「無能君主」理論的建構與實踐。十四世紀期間〈格蘭底教諭〉逐漸成為「無能君主」理論的法理基礎。1306年塞普勒斯王亨利二世因為健康的理由無法視政(屬於私人領域的無能)，¹⁰⁵國政由王弟亞摩力(Amaury)以「統治者」(rector)名義行使。十四世紀英格蘭兩位國王遭廢黜，都是援引〈格蘭底教諭〉的「無能君主」理論。¹⁰⁶1327年由高級教士、貴族與市紳階層聯合組成的國會，以愛德華二世「無能治理王國」(insufficiencia gubernandi)、以及《通俗版聖經傳道書》中的「喪失民心的昏聩國王」(Rex insipiens perdet populum suum)為由，¹⁰⁷發表聲明廢黜愛德華二世，並確立其子愛德華三世的攝政權，隨後國會更要求愛德華二世退位。數月間，愛德華二世被謀殺，由愛德華三世繼承英格蘭王統。¹⁰⁸同樣地，1399年時理查二世也是以

¹⁰⁵ 塞普勒斯(Chypre)王國是東方拉丁帝國(États latins de l'Orient)最後殘餘的部分。

¹⁰⁶ Edward Peters, *The Shadow King*, pp. 217-232.

¹⁰⁷ *Clementine Latin Vulgate Bible*, L'Ecclesiastique, X, 3.

¹⁰⁸ *Chronique de Pierre*, IV, p. 153. William Stubbs,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II, pp. 378-381.

「無能作為王國之統治者」(insufficiencia et inutilitas as regimen et gubernacionem regnorum)為由遭到廢黜，¹⁰⁹並在 1400 年去世，英格蘭王位由蘭開斯特朝亨利四世繼承。該年 8 月 21 日，在日耳曼地區皇帝查理四世之子瓦茨拉夫四世(Venceslas IV, 1376-1400)行為乖張暴戾，被敵視的王室顧問形容為「散漫、無能、揮霍無度以及自甘墮落」，被廢黜皇帝頭銜。¹¹⁰

這個時期從世俗法律、宗教法與歷史先例所形成的規則，在西歐社會建構出一套廢黜「無能君主」的理論，國王被認定為「無能君主」而遭廢黜的例子不少，然而查理六世卻安然立於法蘭西王位上，這個特殊性從菁英階層強調以國王為中心的政治理論基礎、更重要的是從國際情勢、法國派系紛爭與內亂的政治背景得到說明。當時有可能界定瘋狂病國王被廢黜的人只有教宗，查理六世的情況符合私人領域的無能，從歷史上的例子可以得到印證。但是處於「教會大分裂」時期，不論是亞威農系統、比薩系統或是羅馬系統的教宗是完全不可信。1401 年圖盧茲書信將國王查理六世定義為製造分裂的異端份子，隨著本篤十三與奧爾良公爵路易的共謀，能不能廢黜查理六世？開除教籍的危機雖然威脅到查理六世，然而有可能在開除教籍的情形下，本篤十三將法國王冠交給親近他的奧爾良公爵路易嗎？一位發瘋、被開除教籍的法王，在這種情況下為保留王冠就需要親王、貴族、主教、神職人員與人民的全力支持，如果查理六世的王弟路易轉向，一切或有可能。查理六世在清醒之際急於協調此事，以及急於取得開除教籍取消令。雖然真實的原因究竟是出於政治、宗教或道德因素，目前無法得出定論，但是可以觀察到清醒時刻的查理六世，在王權行使上毫無爭議，他是法國國王，最終的決策者。

¹⁰⁹ *Rotuli Parliamentorum*, vol. III. p. 432, no. 92-94.

¹¹⁰ Helmut G. Walther, "Das Problem des untaglichen Herrschers in der Theorie und Praxis des europäischen Spätmittelalters," p. 19.

此外，如果確定查理六世確實是「無能君主」，那麼就可以引用〈格蘭底教諭〉來設立一位「監國者」，條件是這位「監國者」必須是未來的法蘭西王位繼承人。在此條件下，無論是王后伊莎坡、奧爾良公爵路易或是布根地公爵約翰都不可能成為「監國者」，因為他們的身份既不符合〈格蘭底教諭〉的規定，也違反法蘭西王位長子世襲繼承法則。同時，查理六世確實有子嗣足以繼承法蘭西王位，雖然王儲路易當時年僅八歲。如果引用〈教宗權書信教諭〉，那就必須舉出查理六世作為「暴君」的罪行，才能上訴到教廷要求教宗廢黜，並扶立一位新的法王。然而，根據法蘭西王位長子世襲繼承法則，法蘭西王位仍將歸於王儲路易，絕無可能由最具權勢的奧爾良公爵或是布根地公爵來繼承。更何況當時處於「教會大分裂」晚期，1408年5月本篤十三的開除教籍令，雖禁止法國貴族與人民對查理六世效忠，但此時奧爾良公爵已經去世，法國內部並無人作此提議。再加上亞威農與羅馬教宗正面臨熾熱的公會運動要求兩位教宗退位的難題，不論是羅馬教宗或是亞威農教宗是否真有能力能介入法蘭西國王的存廢問題，這也是值得斟酌之處(惟此問題離本題甚遠，在此不予討論)。

另一個具有威脅性的機制，是形成於十四世紀法蘭西貴族團中的「王族」，它是當時王廷中最大的政治團體，幾乎壟斷王廷顧問團的決策權。在聯合一致的情況下，他們可以決定國王「無力視政」期間王權如何行使，或任命王弟奧爾良公爵作為「監國者」。不過這種情形並未發生，最大的原因是布根地公爵約翰的反對。此外，法國的特殊性還存在一個重要的文化背景，即法蘭西國王神聖性的概念。一位神聖的國王(roi sacré)是不可觸及的，這種神聖性的特徵使查理六世成為不可取代的國王，在法國中，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權無法代替王權神聖性，這個觀點足以解決當時的問題。

就情感層面而言，法國民眾將查理六世視為社會安定的象徵。查

理六世瘋狂病週期若以 1404 年作一個前後期分野，在他發瘋的後期，法國內部政治危機趨向激烈化，而法王查理六世在法國民眾心中的重要性，以及民眾對他的愛戴依舊不減，從下列幾件事情可以反映。

布根地與奧爾良——阿瑪涅克發生內戰，1408 年 11 月 10 日布根地公爵擊退阿瑪涅克軍隊進入巴黎城。倉惶之際，王后伊莎坡、培里公爵、波旁公爵與其它親貴，帶著發病的查理六世逃離巴黎，坐船往杜爾城避難。當時巴黎市民知道此事後非常震驚，民眾認為這些災變的出現是由於國王離開了巴黎城。在這段長時間中，巴黎民眾被剝奪私下晉見國王的機會而深受其苦，他們因此派出代表團前往杜爾要求直接晉見國王。此時暫時恢復神智的國王接待了他們，傾聽他們的心聲，親切地詢問巴黎城內的情況，並且問候他們每一個人。國王向他們表示，再沒有任何事情比滿足他們的要求更加牽動其心，他將盡其所能地盡快返回巴黎。巴黎市民向國王致謝之後便離開了，他們返回巴黎向民眾傳達這個好消息，全城人民都歡欣喜悅。¹¹¹

1415 年英格蘭王亨利五世進軍諾曼地，當地的法蘭西騎士竟然棄守阿爾弗勒城(Harfleur)，後來更經歷阿金庫爾戰役的慘敗。根據聖丹尼修士的記載，在阿金庫爾戰役失敗後，法國貴族騎士的棄守被視為懦弱的行為，在這場戰役中沒有試圖去勇敢捍衛，反而棄守一個最著名與最重要的港口，法蘭西騎士的表現已經成為所有外國人談話的笑柄。法國人民認為這種恥辱累及國王之名，儘管如此，人民對於查理六世的愛戴之心未曾稍減，反而認為國王是情有可原的。人民相信國王的勇氣便足以防止這種不幸發生，只要他的健康狀況允許。¹¹²

1422 年 10 月 21 日查理六世去世時，法國人民極為哀傷，《聖丹

¹¹¹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XIX, pp. 189-191.

¹¹²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XXVI, p. 543.

尼編年史》記載：

在今日，商人未前往王宮販賣貨物，因為人們深愛著國王。所有的人民都哀慟哭泣，啜泣聲交織著淚水，深為國王的辭世感到遺憾與悲哀……。¹¹³

《查理六世傳》也記載，在第九日國王的靈柩從聖保羅宮前行到巴黎聖母院的途中，靈柩旁隨行著巴黎所有的教會人士，並包括所有托鉢修會弟兄及其他人士、納瓦爾學院、巴黎大學所附屬的學院成員，甚至是廣大的一般民眾都前來哀悼送行。他們啜泣、號哭並非毫無緣由的。在今天所有的店家全部歇業，不僅沒有日用品的買賣，也沒有其他的商品交易，甚至沒有任何宴會喜樂，所有人民陷入極大的哀慟與悲戚之中。¹¹⁴

從政治理論的觀點看，法王查理六世的瘋狂病，使他符合「無能君主」理論中的私人領域無能的定義，然而他卻是法國政局中無可取代的君主。從當時代社會輿論的觀點，查理六世更是民眾心中「摯愛的國王」，¹¹⁵正如《巴黎市民日誌》記載法國人民對他去世所表達的哀悼之情：

人民，尤其是一般民眾極度悲戚，發出深深的嘆息與哀號。當國王的靈柩通行過 [巴黎的] 街道，人民哭喊著：「哦，我們最摯愛的君王啊！我們從未見過如您一般良善的國王。疾病帶走了您，留給我們的只剩下戰爭，因為您已經離我們遠去。¹¹⁶

¹¹³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Liv. XLIII, p. 491.

¹¹⁴ Jean Juvénal des Ursins, *Histoire de Charles VI, roi de France*, p. 572.

¹¹⁵ *Chronique d'Enguerran de Monstrelet*, II, p. 537. In Bouchon J. ed., *Choix de Chroniques et Mémoi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¹¹⁶ Bourgeois de Pari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Paris, 1405-1449*, no. 362, p. 178.

四、結語

十四世紀末至十五世紀初期，查理六世的瘋狂引起法國社會的不安與政治危機。法國民眾對於查理六世瘋狂病的理解，具有不同面貌。從中古時期某些基督教與文學話語，反映出瘋狂是神所默示：從初期教會時代教父「我不知道誰是瘋狂，我不知道誰是智慧」的話語，中古時期出現的瘋子丑角，或是俗諺「瘋子也能給智者忠告」(Saepe etiam stultus valde opportuna locutus est)，關於瘋狂與智慧的對話，從中古時代延續到伊拉斯謨斯時期，在文學與戲劇中皆可看見這個主題。即使如此，仍無法掩蓋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還是可以分辨出誰發瘋了，誰是神智清醒的。

法國社會對於查理六世瘋狂病的反應，除了巴黎大學醫生從體液論的觀點提出科學性的解釋之外，民眾普遍認為瘋狂是神的懲罰、毒藥與惡魔附體所導致的，菁英階層也部分同意神的懲罰、惡魔附體的看法。從 1392 到 1400 年間法國民眾所表現出宗教虔誠的程度，每年所舉行宗教淨罪彌撒，從十四世紀中期的 14%，到了 1400 年增加到 65%，民眾熱衷於懺悔、尋求赦免、數著念珠背誦一遍遍的《玫瑰經》、燃燒著數以千計的蠟燭，死亡的形象裝飾在書籍、教堂的牆上與墓園，神的懲罰與死亡的恐懼在查理六世瘋狂病爆發中更被挑起。

中古時期毒藥的恐懼深植於人民心靈中，早在六世紀法蘭克王國時代直到十四世紀中葉黑死病肆虐，就普遍存在這種現象，毒藥的恐懼反映出當時的社會張力與民眾心態。十四世紀出現許多專門討論毒藥的論著，這些著作並非只談論毒藥驚悚的配方，其實也有助於預防與醫治毒害；然而，不論是基於想像或是基於事實，毒藥罪行確實有增多的趨勢。十四世紀初期以來毒藥的使用並沒有消失，對於毒藥的

恐懼也感染社會各階層人民。1321 年發生指控癲瘋病患對井水下毒的陰謀，以及 1348 年指控猶太人是散布黑死病的元兇，更加深這種對毒藥恐懼的現象。除了毒藥的流言之外，民眾看法傾向以巫術與魔法來解釋病因。巫術具有本能性與民粹的特點，一直存在於民間信仰之中。民眾相信巫術能傳播福祉同時也能帶來禍害，巫師的治療能力雖然為人們所喜愛，但人們也擔心巫師降下疾病與死亡。七世紀期間編纂《詞源》的伊西多爾就認為，魔術師(magi)是擾亂人們心靈的罪犯，毋需使用毒藥僅靠著咒語的力量就能致人於死。¹¹⁷

法蘭西社會中對於查理六世瘋狂病因的討論，引發民眾與菁英看法的分歧，其關鍵在於巫術、魔法介入治病是否可行，以及對於奧爾良公爵夫人政治陰謀的質疑。巫術、魔法在中古晚期極為盛行，民眾傾向於接納或更進一步相信巫術的力量，對於未知事物的解釋，一般民眾仍反映出迷信與恐懼心態。儘管歷經基督教義的禁令、神學家的教誨或來自於智識階層的經院哲學論辯，但巫術從未停止，且民眾日常生活中的看法，仍然助長了巫術、魔法的信仰與使用。譴責聲浪愈來愈強大，反映並加深了民眾對巫術的信仰，以及對於查理六世病情不安與恐懼心理。然而，菁英階層對於巫術與魔法譴責的觀點，是對於查理六世病因的不同解讀，加上對於基督教的信仰，具有捍衛正統基督教義的精神。從這一點出發，1398 年巴黎大學神學院轉向強硬的態度，直指巫術是錯誤、巫術不能治癒任何疾病。即使在十五世紀初期以巫術醫治查理六世瘋狂病的舉動已經停止，但是相信與使用巫術、魔法在隨後幾個世紀中繼續存在。

在西方社會打擊巫術的歷史中，查理六世瘋狂病這個事件具有里程碑性的意義：1398 年巴黎神學院對巫術的譴責，從某種意義上支持

¹¹⁷ Claude Gauvard, *Dictionnaire du Moyen Âge*, p. 863.

了十六世紀西方社會對巫術的迫害。雖然不能將早期現代(十六至十七世紀)期間的獵巫行動，完全歸罪於十四世紀晚期神學家的言論，它無形中也強化了日後宗教法庭，甚至是異端裁判法庭對於巫師的迫害行徑。¹¹⁸隨著查理六世瘋狂病的反覆發作，隨著對巫術治病的期望與失望，以及巴黎大學神學家、基督教義神聖原則的捍衛者所表現出的強烈反應，至少在中古晚期的法國社會，已經形成民眾與菁英看法的明顯分野。

綜觀十四世紀晚期法國社會對於查理六世瘋狂病的言論，以巫術、毒藥與政治陰謀作為法王查理六世瘋狂病討論的中心，遠非從科學角度去探討，中古晚期的社會輿論是神學與道德觀念(包括習俗與社會的偏見)之映現；從社會民眾的反應當中透露出人民的恐懼心態與信仰的真實內容。

(本文於 2010 年 10 月 10 日收稿；2011 年 5 月 24 日通過刊登)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中古晚期法蘭西王權危機與國族認同(1380-1422)」(編號 98-2410-H-003-015-MY2)的部份成果，蒙國科會的經費協助，特此致謝。承蒙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對筆者助益良多，在此致上深摯謝忱。

¹¹⁸ Jean-Patrice Boudet, "Les condamnations de la magie à Paris en 1398," pp. 142-143.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 Capitula episcoporum*. M.G. H., Hanover: Hannsche, 1984.
- 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 M. G. H., Hannover: Hahn, 1897.
- Choix de Chroniques et Mémoi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A. Desrez, 1836.
- Chronique d' Enguerran de Monstrelet, 1400-1444*, Paris: 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1857-1862.
- Chronique des quatre premiers Valois*. Paris: SHF, 1862.
- Clementine Latin Vulgate Bible*. L'Ecclesiastique, X3.
- Gratian's Decretum, Causa 15, quaestio 6, canon 3 of. and Gregory VII. Registrum*, viii. 21.
- 1^{er} Concile Bracaraens*. Ann. 563.
- L'apparicion Maistre Jehan de Meun et le Somnium super material scismati d'Honoré Bovet*. Paris: Ivor Arnold, 1926.
- Platonis Dialogi Latine Juxta interpretationem Ficini*, vol. IX, London: Sumptus Richardi Priestley, 1826.
- Rotuli Parliamentorum*. London: Record Commission, 1783.
- Songe veritable d'Henri Moranvillé*. Paris: Hacette, 1890.
- Aristote. *Problem*. 30. *opera omnia*.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619.
- Bellaguet, Mgr. Louis François.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Paris: CTHS, 1842.

- Bossuat, A, ed. *Deux moralités inédites, composées et représentées en 1427 et 1428 au Collège de Navarre*. Paris: Librairie d'Argences, 1955.
- Boureau, Alain. *Le pape et les sorciers: Une consultation de Jean XXII sur la magie en 1320 (Manuscrit B. A. V. Borghese 348)*. Rome: Ecole Française de Rome, 2004.
- Bourgeois de Pari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Paris, 1405-1449*. Paris : Champion, 1881.
- Buchard. *Le Décret de Burchard de Worms*,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Weimar, Weimar: Böhlau, 1977.
- Chatres, Trésor des. Reg. JJ 153, pièce 430.
- Cicéron, M. De Golbéry trad. *De la divination*, Paris: Béchét jeune, libraire de la faculté de médecine de Paris, 1837.
- Delisle, Léopold. *Mandements et actes divers de Charles V (1364-1380)*.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74.
- Deschamps, Eustache.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Firmin, 1878-1904.
- Duplès-Agier, Henri. *Registre criminel du Châtelet de Paris du 6 septembre 1389 au 18 mai 1392*. Paris: Imprimer par C. Lahure , 1861-1864.
- Einhard. *Vie de Charlemagn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67.
- Froissart. *Chroniques de Froissart, Oeuvres de Froissart*. Osnabrück: Biblio Verlag, reimpression de l'édition 1867-1877 (1967).
- Gerson, Jean. "Vivat Rex,"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Desclée, 1960-1968.
- Grandi, La bulle. *Corpus Juris Canonici*, Rome: Gregorii Jussu editum, 1582.
- Helmich, Werner. *Die Allegorie im Französischen Theater des 15. und 16. Jahrhunderts*, 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 Beiheft Bd. 156, Tübingen : Niemeyer, 1976.
- Innocent IV. *Apparatus super libros Decretalium*. Venice: Bernardinus

- Stagninus, 1481.
- Isambert, François André. *Recueil général des anciennes lois françaises*. Paris: Belin-Leprieur, 1822-1833.
- Juvénal des Ursins, Jean. *Histoire de Charles VI, roi de Franc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695.
- Mézières, Philippe de. *Le Song du vieil pelerin*.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Pizan, Christine de, Kate Langdon Forhan trans. *The Book of the Body Polit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izan, Christine de. *Livre de la Mutacion de Fortune*. Paris: Picard, 1959.
- Saint Thomas d'Aquin. *Summa totius theologiae*. Lyon: Jean Pillehotte, 1624.
- Saint Thomas d'Aquin. *Opera omnia*, vol. 14, *Expositio super Iob ad litteram*, c. I, lect. 3. Parma: P. Ficcadori, 1862-1870 (1948).
- Salisbury, Jean de. *Polycraticus*, Book II, 17. Oxford: Clarendon, 1909.
- Secousse, Mgr. Denis François. *Ordonnances des roys de France de la troisième race*, t.VII, 1382-1394. Paris: l'imprimerie royale, 1745.
- Shakespeare, William. *Twelfth Night, or What You Will*.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0.
- Stubbs, William.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3.
- Valois, Noël. *La France et la Grand Schisme d'Occident*. Paris: Picard, 1896-1902.

二、近人論著

- Albe, Edmond. *Autour de Jean XXII: Hugues Géraud, évêque de Cahors*,

- l'affaire des poisons et des envoûtements*. Cahors: J. Girma, 1904.
- Autrand, Françoise. *Charles VI, La folie roi*, Paris: Fayard, 1986.
- Beaumanoir, Philippe de. *Coutumes de Beauvaisis of Philippe de Beaumanoir*, Paris: Gallimard, 1996.
- Black, Anthony. *Political Thought in Europe, 1250-1450*. Cambridge; New York,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Boudet, Jean-Patrice. "Les condamnations de la magie à Paris en 1398," *Revue Mabillon*, 12 (Octobre, 2001), pp. 121-153.
- Burke, Peter.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 Cohn, Norman. *Démonolâtrie et sorcellerie au Moyen Âge, Fantômes et réalités*. Paris: Payot, 1982.
- Collard, Franck. "In claustrum venenum. 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usage du poison dans les communautés religieuses médiévales," *Revue d'Histoire de l'Eglise de France*, 88 (Janvier-Juin, 2002), pp. 5-19.
- Collard, Franck. "L'empereur et le poison: de la rumeur au mythe. Les enjeux historiographiques, politiques et idéologiques du prétendu empoisonnement d'Henri VII en 1313," *Médiéval*, 41 (Juillet-Décembre, 2001), pp. 113-131.
- Coste, Jean. *Boniface VIII en procès. Articles d'accusation et dépositions des témoins (1303-1311)*. Rome: L'Erma di Bretschneider, 1995.
- Dahan, Glibert. *L'expulsion des Juifs(1394)*. Paris: Cerf, 2004.
- Demurger, Alain. *Vie et mort de l'Ordre du Temple*. Paris: du Seuil, 1985.
- Favier, Jean. *Un conseiller de Philippe le Bel: Enguerran de Marigny*. Paris: PUF, 1963.
- Fournier, Jacques. *Le registre d'inquisition de Jacques Fournier, Bishop of*

- Pamiers 1318-1325*. La Haye: Mouton, 1978.
- Gauvard, Claude. *Dictionnaire du Moyen Âge*. Paris: PUF, 2002.
- Ginzburg, Carlo. *The Night Battles, Witchcraft and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中譯本：朱歌姝譯，《夜間的戰鬥——十六、十七世紀的巫術和農業崇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Guenée, Bernard. “Fous du roi et roi fou. Quelle place eurent les fous à la cour de Charles VI?” *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nné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46:2 (Mai, 2002), pp. 649-666.
- Guenée, Bernard. *La folie de Charles VI*. Paris: Gallimard, 2004.
- Guenée, Bernard. *Un meurtre et une société*. Paris: Gallimard, 1992.
- Krynen, Jacques; Stolleis, Michael. *Science politique et droit public dans les facultés de droit européennes(XIII^e-XVIII^e Siècle)*. Frankfurt am Main: V. Klostermann, 2008.
- Mc Vaugh, Michael Rogers. *Medicine before the Plage: Practioners and their Patients in the Crown of Aragon(1285-13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Newels, Margarete. “Le Fol dans les moralités du Moyen Age,” *Cahier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études francaises*, 37:1 (Mai, 1985), pp. 23-38.
- Peters, Edward. *Shadow King: Rex Inutilis in Medieval Law and Literature, 751-13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Walther, Helmut G. “Das Problem des untaglichen Herrschers in der Theorie und Praxis des europäischen Spätmittelalters,”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3:1 (Juin, 1996), pp. 1-28.

French Society's Reaction to the Madness of King Charles VI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Hsiu-feng Ch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t the end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symptoms of mental disorder in King Charles VI caused a nationwide crisis in the kingdom of France. This tragic event gave rise to much speculation and disputation among a worried populace. Due to their different opinions of the event, a gap grew between the ordinary people and elites. Furthermore, the king's mental illness threatened the French political order because public opinion became skeptical of king's ability to carry out properly his royal power. Thus the entire question "Can an incompetent king rule?" resulted in arguments about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kingship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Inutile Regis" theor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Keywords: King Charles VI, madness, witchcraft, Inutile Regis